

卷四十四至四十九  
古文 乙至辛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四之上

吳興姚

古文乙 摠四篇

復性書二篇 李翱平賦書一篇

復性書上篇

李翱



纂

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所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統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過沙不渾流斯清矣煙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統矣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不惑者也聖人者豈其無情也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雖有情也未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豈其無性邪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未始有窮故雖終身而不自覩其性焉火之潛于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

江河淮濟之未流而泉于山非不存也石弗敲木不磨則不能燒其山林而燥萬物泉之源弗䟽則弗能為江為河為濟為淮東匯大壑浩浩湯湯為弗測之深情之動靜弗息則弗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為不極之明是故誠者聖人之性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言無不處於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聖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其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仁樂之本也動而中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和鸞之聲行步則聞佩玉之音無故不廢琴瑟視聽言行循禮法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誠而不息也至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人人可以及於此莫之止而不為也不亦惑邪昔者聖人以傳于顏子顏子得之奉奉不失不遠而復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所以未到於聖人者一息耳非力不能也短

命而死故也其餘升堂者蓋皆傳也一氣之所春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之死也石乞孟厲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由非好勇而無懼也其心寂然不動故也曾子之死也曰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于孟軻孟軻曰我四十不動心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焚書中庸之弗焚者一篇存焉於是此道廢缺其教授者惟節文章句威儀擊劍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傳矣道之極于剝也必復吾自六歲讀書但為詞句之學志于道者四年矣與人言之未嘗有是我者也南觀濤江入于越而吳郡陸參存焉與之言陸參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有聖人焉亦不出乎此也唯子行之不息而已矣嗚呼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於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于我我

以吾之所知傳焉遂書于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于時命曰復性書以治乎心以傳乎人於戲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

復性書中篇

或問曰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者必有漸也敢問其方曰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為正思正思者無慮無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閑邪存其誠詩曰思無邪曰已矣乎曰未也此齋戒其心者也猶未離於靜焉有靜必動有動必靜動靜不息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焉能復其性邪曰如之何曰方靜之時知心無思者是齋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不動者是至誠也中庸曰誠則明矣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問曰不慮不思之時物格于外情應于內如之何而可止也以情止情其可乎曰情者性之邪也知其為邪本無其心寂然不已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也何所生如以情止情是乃大情也情之相止

其有已乎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問曰本無有思動靜皆離然則聲之來也其不聞乎物之形也其不見乎曰不覩不聞是非人也視聽昭昭而不起於見聞者斯可矣無不知也無弗爲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志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曰敢問致知在格物何謂也曰物者萬物也格者來至也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故意誠意誠故心正心正故身脩身脩而家齊家齊而國理國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參天地者也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違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之謂也曰生爲我說中庸曰不出乎前矣曰我未明也敢問何謂天命之

謂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者天之命也率性之謂道曰何謂也曰率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道也者至誠也至誠天之道也誠者定也不動也循道之謂教曰何謂也曰教也者人之道也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循是道而歸其本者明也教也者則可以教天下矣顏子其人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說者曰其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動則遠矣非道矣變化無方未始離於不動故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弗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者曰不覩之覩見莫大焉不聞之聞聞莫甚焉其心不動是不覩之覩弗聞之聞也其復之不遠矣故慎其獨慎其獨者守其中也問曰昔之注解中庸者與生之言皆不同何也曰彼以事解我以心通者也曰彼亦通於心乎曰吾不知之曰修之一日可至於聖乎曰十年擾之一日止之而求至焉是孟子所謂以一杯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甚哉止而不息必誠誠而不息必明明與誠終歲不違則能終身矣造次必於

是顛沛必於是則可以希於至矣故中庸曰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彰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問曰凡人性猶聖人性歟曰桀紂之性猶堯舜之性也其所以不覩其性者嗜欲好惡之所昏也非性之罪也曰爲不善者非性邪曰非也乃情所爲也情有善而不善性無善而不善焉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潁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所以導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善其不善亦猶是也問曰堯舜豈不有情邪曰聖人至誠而已矣堯舜之舉十六相非喜也流四凶非怒也中於節而已矣其所以皆中節者設教于天下故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易曰惟深也故

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聖人之謂也問曰人之性猶聖人之性嗜欲愛惡之心何因而生也曰情者妄也邪也曰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能正性命故也問曰情之所昏性即滅也何以謂之猶聖人之性也曰水之性清激而渾之者泥沙也方其渾也情性豈遂無有邪久而不動泥沙自沈清明之性鑒于天地非自外來也故其渾也性本弗失及其復也性亦不生人之性亦猶水也問曰人之性本皆善而邪情昏焉敢問聖人之性將復為嗜欲所渾乎曰不復渾矣情本邪也妄也邪妄無人不能復聖人既復其性矣知情之為邪邪既為明所覺矣則無邪邪何由生也伊尹曰天之道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如將復為嗜欲所渾是尚不自覺者也而況能覺後人乎曰敢問死何所之邪曰

聖人之所不明書于策者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  
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斯盡之矣子曰未知生焉知  
死然則原其始反其終則可以盡其生之道生之道既盡則死之  
說不學而自通矣此非所急也子脩之不息其自知之吾不可以  
章章然言非書矣

復性書下篇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非作者也與物皆作休乎非休者  
也與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  
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邪休邪二皆離而不存予之所存  
者終不亡且離矣人之不力於道也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  
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鳥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  
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形一為物而一為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  
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  
肆其心之所為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矣昏而不思其昏

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年九十年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眠乎九十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于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邪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邪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矣況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之年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為者獨何人邪

平賦書一篇

并序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孟子曰欲輕之於堯舜之道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大桀小桀也是以什一之道公私皆足人既富然後可以服教化反淳朴古之聖賢未有不善於為政理人而能光于後代者也故善政者莫大於理人理人者莫大於既富之又教之凡人之情莫不欲富足而惡貧窮四人之苦者莫甚於農人麥粟布帛農人之所生也歲大

豐農人猶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災則農人先受其害有若曰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姓之視其長上如仇讎安既不得  
享其利危又焉肯盡其力自古之所以危亡未有不由此者也人  
皆知重斂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何也重斂則人  
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  
耕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財日益匱是謂棄天之時遺  
地之利竭人之財如此者雖欲爲社稷之臣建不朽之功誅暴逆  
而威四夷徒有其心豈可得邪故輕斂則人樂其生樂其生則居  
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流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  
盡力耕之地無餘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強四鄰之人歸之如父母  
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邪是以與之安而居則富而可教與之危  
而守則人皆自固孟軻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人已來  
未有能濟者也嗚呼仁義之道章章然如大道焉人莫不知之然  
皆不能行何也見之有所未盡而又有嗜欲以害之其自任太多

而任人太寡是以有土地者無代無之雖莫不知之然而未有一人能行之而功及於後代者由此道也秦滅古法墮井田而夏殷周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朝是以取可行於當時者為平賦書而什一之法存焉庶幾乎有能行之者云爾

凡為天下者賦千里之都為千里之都者賦百里之州為百里之

州者起於一畝之田五尺謂之步古者六尺為步古之尺小為茲

古之方二步餘三百二百有四十步謂之畝古者步百畝與此時

步六方二分五釐三百六十步謂之里古者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

畝也一畝為三百六十步謂之里古者井井之田九夫三為屋方三百

步為九夫頃異名也方一里之田五百有四十畝四畝百為頃五頃

一里雖小其畝又加小所以古之方一里為田九頃茲時方十里之

田五萬有四千畝田五百四十頃也為百里之州五十有四億

畝田五萬四千畝為千里之都五千有四百億畝五百四十

古之田一萬六千畝方里之內以畝為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韭菜蔬之所生植里之家給焉古者方一里為井為田九百畝農夫八

家各受田百畝公田八十畝八家同養

公田公事畢然後理私事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餘田二十畝  
餘為閭井屋室茲時里既加大一畝之田為古之田三畝則十畝  
之田為古之田三十畝  
校其多少亦相若矣  
凡百里之州為十里者百州縣城郭之所  
建通川大途之所更丘墓鄉井之所聚明遂溝澮之所渠大計不  
過十里者三十有六有田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一萬九千四  
百四十頃也  
百里之家給焉千里亦如之高山大川則桴其中長綴短而重之  
一畝之田以強并弱水旱之不時雖不能盡地力者歲歲不下粟  
一石公索其十之一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四億畝以一十九億  
四萬有四千畝為之州縣城郭通川大途明遂溝澮丘墓鄉井屋  
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韭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  
六千畝三萬四千五百  
百六十頃也畝率十畝粟一石為粟三十四萬五千有六  
百石以貢于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輸四方  
以禦水旱之災皆足于是矣其田間樹之以桑凡樹桑人百之所  
沐者謂之功桑太寡則乏于帛桑太多則暴于田是故十畝之田  
植桑五功一功之蠶取不宜歲度之雖不能盡其功者功不下一

匹帛公索其百之十九百里之州有田五十有四億畝以一十九  
億四万有四千畝爲之州縣城郭通川大塗畵遂溝澮丘墓鄉井  
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韭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万  
有六千畝麥之田大計三分當其一其土卑不可以植桑餘田二  
十三億有四千畝樹桑凡一百一十五万有二千功率十取一匹  
帛爲帛一十一万五千有二百匹以貢于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  
者之祿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于是矣鰥寡孤  
獨有不人疾者公與之粟帛能自給者弗征其田桑凡十里之鄉  
爲之公困焉鄉之所入于公者歲十舍其一于公困十歲得粟三  
千四百五十有六石十里之鄉多人者不足千六百家鄉之家保  
公困使勿偷饑歲并入不足于食量家之口多寡出困與之而勸  
之蠶以須麥之升焉及其大豐鄉之正告鄉之人歸公所與之當  
戒必精勿濡以內于公困窮人不能歸者與之勿徵于書則歲雖  
大饑百姓不困于食不死于溝洫不流而入于他矣人旣富樂其

生重犯法而易爲善教其父母使之慈教其子弟使之孝教其鄉黨使之敬讓羸老者得其安幼弱者得其養鰥寡孤獨有不人疾者皆樂其居屋室相鄰煙火相接于百里之內與之居則樂而有禮與之守則人皆固其業雖強暴之兵不敢凌自百里之內推而布之千里自千里而被于四海其孰能當之是故善爲政者百姓各自保而親其君其君雖欲危亡弗可得也其在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予侮此之謂也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四之上

重刻五曹文粹卷之四十四

劉雨濤刻桑土

各自利而勝其百其

亦之千里自千里

斷與之中頃人

情皆樂其吾室

黨射之始嘉

至重出去而思為善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四之下

吳興姚

鉉

古文丙摠六十七篇

鹿門隱書六十篇

皮日休

古漁父四篇

劉蛻

時議三篇

元結

鹿門隱書六十篇

并序

皮日休

醉士隱於鹿門不醉則游不游則息息於道思其所未至息於文  
慙其所未周故復草隱書焉嗚呼古聖王能旌山夫谷民之善者  
意在斯乎或曰仲尼脩春秋紀災異近乎怪言虎賁之勇近乎力  
行衰國之政近乎亂立祠祭之禮近乎神將聖人之道多歧而難  
通也奚有不語之義也曰夫山鳴鬼哭霆裂地坼怪甚也聖人謂  
一君之暴災挺天地故諱耳然後世之君猶有窮凶以召災極暴  
以市異者矣夫桀紂之君握鉤伸鐵撫梁易柱手格熊羆走及虎  
兕力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尚力而虐物貪勇以喪生然後世之

君猶有喜角觝而忘政受拔拒而過賢者寒浞竊室子頑通母亂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為蛇豕民為淫賊然後世之君猶有易內以亂國通室以亂邦者夏啓畜乘龍周穆讌瑤池神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以幻化致其物以左道成其樂後世之君猶有黷封禪以求生恣祠祀以祈欲者嗚呼聖人發一言為當世師行一行為來世軌豈容易而傳哉當仲尼之時苟語怪力亂神也吾恐後世之君怪者不在於妖祥而在於政教也力者不在於角觝而在於侵凌也亂者不在於衽席而在於天下也神者不在於機鬼而在於宗廟也若然者其道也豈多岐哉

民性多暴聖人導之以其仁民性多逆聖人導之以其義民性多縱聖人導之以其禮民性多愚聖人導之以其智民性多妄聖人導之以其信若然者聖人導之於天下賢人導之於國衆人導之於家後之人反導為取反取為奪故取天下以仁得天下而不仁矣取國以義得國而不義矣取名位以禮得名位而不禮矣取權

勢以智得權勢而不智矣取朋友以信得朋友而不信矣堯舜導  
而得也非取也得之仁殷周取而得也得之亦仁吾謂自巨君孟  
德已後行仁義禮智信者皆奪而得者也悲夫

文學之於人也譬乎藥善服有濟不善服反為害

或曰聖人見一善必汲汲慕之夫丹朱商均雖曰不肖豈便毒於  
豺虎哉何其嗣之遠也且善足以保身不足以保天下噫丹朱商  
均苟非堯舜之子一身且不自保況天下哉

毀人者自毀之譽人者自譽之夫毀人者人亦毀之不曰自毀乎  
譽人者人亦譽之不曰自譽乎

或曰神農牛首蜚仲鳥身信乎哉曰非形也象也夫梟羊豺獠尚  
猶類人况聖賢也哉

或曰夏禹為黃熊信乎哉曰非也感也夫簡狄吞鳥卵而生契姜  
嫫履大迹而產稷是也當禹之母夢熊而生耳不然者禹誠是熊  
吾以聖人為罔象也

或曰孟子云予何人也舜何人也是聖人皆可修而至乎曰聖人者天也非修而至者也夫知道然後能修能修然後能聖且堯爲唐侯二十而以德盛舜爲鰥民二十以孝聞焉在乎修哉后稷之戲必以藝殖焉仲尼之戲必以俎豆焉在乎修哉蓋修而至者顏子也孟軻也若聖人者天資也非修而至也

窮山人盡行也大江人盡涉也然而不幸者有遇虎兕之暴蛟龍之患者矣豈以是而止者哉夫途有遇是患而死者繼其踵者惟恐其行之不速也今之士爲名與勢苟刑禍及流竄至是監刀鋸者必名人司流竄者必勢士繼其踵者惟恐其位之不速也嗚呼名與勢然也吾患其內虎兕乎蛟龍乎是天不爲人幸也非人也其或披林逐虎兕入水嬰蛟龍遇其患也是人不爲天幸也非天也若是以遇禍則終身所爲心之駟儻焉

君子不爲其所不爲小人爲其所不爲

可以威而不威可以殺而不殺難也

繫者不觀其窮觀其富也慎者不觀其危觀其勢也苟當窮能繫當危能慎戒也非真也

古之官人也以天下爲己累故已憂之今之官人也以己爲天下累故人憂之

今道有赤子將爲牛馬所踐見之者無問賢不肖必惕惕然皆欲驅牛馬以活之也至夫國有弱君室有色婦有欲謀其國欲其室者惟恨其君與夫不懼赤子之禍也噫是復何心哉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皮子採廉於伯夷廉於天下不爲隘矣擇和於下惠和於天下不爲不恭矣取志於伊尹志於天下不爲大矣

天有造化聖人以教化禪之地有生育聖人以養育禪之四時有信聖人以誠信禪之兩曜有明聖人以文明禪之噫禪於天地者何獨聖人雖禽獸昆蟲雲物亦不能自順其化麟鳳禪於祥瑞也蛟龍禪於潤澤也昆蟲禪於地氣也雲物禪於天候也而況於聖

人乎況於鬼神乎故紆大君之組綬食生人之膏血苟不仁而位  
是不禪於祿食也況能禪於天地乎吾乃知是禽獸昆蟲雲物不  
竊於天地之覆壽也

舟之有佗五勑勑叛猶人之有道也佗不安也舟之行匪佗不進是  
不安而安也人之行也猶舟之有佗匪道不行是不行而行也夫  
秦失佗於項項遺佗於漢是聖人之道不安其所安小人之道安  
其所不安也

伊尹之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吾得志弗為也與之  
以道取之以道天下可也況一介哉伊尹之道近乎執吾去執而  
取廉者也

伯夷不仕非君不治非民治則進亂則退吾得志弗為也不仕非  
君執行其道不治非民孰急天下以非君乎湯不當事桀文王不  
當事紂也以非民乎桀民不赴殷紂士不歸周矣故伯夷之道過  
乎高吾去高而取介者也

柳下惠可事非君可使非民與惡人言雖袒裼裨裡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吾得志弗為也夫蚍蜉豈過人而有禮哉民之下者亦若是而已柳下惠之道過乎溷吾去溷而取辨者也

於戲黃卷之內聖賢者皆在焉慕而不及愛而不可必鬱鬱於厲夫至乎是者為心乎為身乎心則勞身則憊嗚呼道果不在於自用

古之奢也五不奢古之儉也吾不儉適管晏之中或可矣噫古之奢也僭今之奢也濫古之儉也性今之儉也名

學而廢者不若不學而廢者學而廢者恃學而有驕驕必辱不學而廢者愧已而自卑卑則全

勇多於人謂之暴才多於德謂之妖

小善亂德小才耗道

以有善而不進以有才而不修孔門之徒恥也

古之隱也志在其中今之隱也爵在其中

吏不與奸罔期而奸罔自至賈豎不與不仁期而不仁自至嗚呼  
吏非被重刑不知奸罔之喪已賈豎非遭極禍不知不仁之害躬  
也夫易化而善者齊民也唯吏與賈豎難哉

人之肆其志者其如後患何

聖人能與人道不能與人志

嗚呼才望顯於時者殆哉一君子愛之百小人妬之一愛固不勝  
於百妬其為進也難

不以堯舜之心為君者具君也不以伊尹周公之心為臣者具臣  
也

造父善御不能御駑駘公輸善匠不能匠散木吾知夫不教之民  
也豈易御而易匠者哉陽貨者仲尼之駑駘也互鄉者仲尼之散  
木也

或曰子之道有以邁千人子之貌固不足加於衆噫何哉曰亦何  
異哉伊臯亦人耳孔顏亦人耳

不思而立言不知而定交吾其憚也

知道而不行知賢而不舉甚乎穿窬也夫盜也者不能盡一室如  
不行道足以喪身不舉賢足以亡國

金貝珠璣非能言而利物者也至夫有國者寶之甚乎賢惜之過  
乎聖如失道而有亂國且輸人況夫金貝珠璣哉

聖人行道而守法賢人行法而守道衆人悔道而貨法  
古之決獄得民情也哀今之決獄得民情也喜怒哀之者哀其化之

不行喜之者喜其賞之必至  
周公爲天子下白屋之士今觀於一命之士接白屋之人斯禮遂  
亡悲夫

幸君之急而見懲紕已之讎而爲直因躬不好者而爲廉因人不  
樂者以爲正大人不由也

聖人之道猶坦途諸子之道猶斜逕坦途無不之也斜逕亦無不

之也然適坦途者有津梁之斜逕者苦荆棘

三王之世民知生而不知化五帝之世民知化而不知德

毀人者失其直譽人者失其實近於鄉原之人哉

憚勢而交人勢劣而交道息希利而友人利薄而友道退

明君善全臣者不狎哲士善全友者不暱

或曰我善治苑囿我善視禽獸我善用兵我善聚賦古之所謂賊

民今之所謂賊臣

好妨能害稼不能害人奸邪善害人害稼者有時而稔是不害也

雖有祝鮀之佞宋朝之美其害人也勝道哉

或問君子之道何如則可以常行矣曰去四蔽用四正則可以常

行矣曰何以言之見賢不能親聞義不能伏當亂不能正當利不

能節此之謂四蔽道不正不言禮不正不行文不正不脩人不正

不見此之謂四正

鷓鴣不常見君子慕焉鷺鳩常見小人捕焉噫君子之出處亦猶

夫鷓鴣而已矣

不位而尊者曰道不貨而富者曰文噫吾將謂得時乎尊而驕者不為矣吾將謂失時乎富而安者吾為矣

或曰將處乎世何如則可以免乎謗曰去六邪用四尊則可矣曰何以言曰諫未深而謗君交未至而責友居未安而罪國家不儉而罪歲道不高而凌貴志不定而羨富此之謂六邪也自尊其道堯舜不得而卑也自尊其親天下不得而訕也自尊其已孩孺不得而娛也自尊其志刀鋸不得而威也此之謂四尊也

愛雖至而不嫉讎已危而不擠勢方盛而知足利正中而識已豈小人之能哉

以儉而獲罪猶遠乎奢以退而遇謗尚愈乎進

弓箕之家生子而捨乎弓箕陶旒之家生子而捨乎陶旒噫吾之道猶弓箕乎陶旒乎

自漢至今民產半入乎公者其唯桑弘羊孔僅乎衛青霍去病乎設遇聖天子吾知乎桑孔不過乎賈豎衛霍不過乎士伍

古之殺人也怒今之殺人也笑

古之用賢也為國今之用賢也為家

古之酌管也為酒今之酌管也為人

古之置吏也將以逐盜今之置吏也將以為盜

或曰楊墨有道乎曰意錢格籩皆有道也何啻乎楊墨哉吾知夫

今之人嗜楊墨之道者其一夫之族耳

古漁父四篇有後序

劉蛻

叟行山逐禽而逢虞人虞人反以罟而獵叟欺虞人以事鬼神

而得逸他日叟之子壯圍山而讎獵吾父者曰今日凡在山澤殺

無赦虞人亡於大澤虞之父教之以漁漁利厚於罟末之年富於

澤上反聞叟將殺其子於帝側帝教之以漁天下天下之利厚於

陶稼末之年富於九州漁者常以此自笑而聞於士師士師以瀟

執之漁者對曰始臣學漁不學笑天下而天下入臣笑舜聞之亦

曰始朕學事叟不學受天下禪而天下禪朕

晦冥之後漁者啼而奔帝辛曰始風微水上魚聚臣舟臣垂之十  
鉤魚方眠臣鉤未及吞而雷驚臣舟夫雷不發而震盍戮於燧理  
者辛應曰爾不得魚市不闕魚亦殷人得魚耳夫多魚而垂之十  
鉤魚必爭而且畏後其餌然而猶相與眠其鉤豈非君其餌薄乎  
何戮之有微子自旁聞之亦曰殷餌薄矣臣不受戮殷民驚矣抱  
祭器而入周

暮有二舟還而爭一舟於中流空舟中者恃其無傷舟中也則盛  
鬪以薄兩舟果與俱覆明日訟於王王以其罪均也平於二漁既  
而空舟者歸告其子曰吾勝矣覆彼所載載魚者歸亦告其鄰曰  
吾勝矣其鄰笑曰罪均而子獨覆所載孰謂勝乎

有置魚於葦間仰見鳴鳶集其上乃冠木於器旁以懼之明日澤  
西漁者乃刻材澤畔前日置魚者目眠而去而三年不敢漁其妻  
笑曰始僞以給一器之魚學僞得盜一澤之利

篇後序

會昌甲子歲余於西塞巖下見版洗而得漁父書七篇尚多古文  
然其三篇甚怪妄淺近類詞賦今皆捨之其四篇余特為之箋正  
其文字然前二篇文有高致後二篇則託寓鄙狎以其頗有譏動  
余亦存之然不知其年代故謂之古漁父

時議三篇

并表

元結

臣結言自以昏庸無堪逸浪江海陛下忽降公詔遠徵愚臣陛下  
豈不以凶逆未除盜賊屢起百姓勞苦力用不足將社稷大計與  
天下圖之者乎荒野賤臣始見軒陛又拘限忌諱不能悉下情以  
上聞則陛下安用煩勞車乘招禮賢異臣實不能當君子之羞受  
小人之辱故編輿阜之說為三篇命曰時議敢以上聞抵冒天威  
謹伏待罪臣結頓首謹上

時議上篇

時之議者或相問曰往年逸亂之兵東窮江海南極淮漢西抵秦  
塞北盡幽都今趙衛之疆悉為盜有凶勇之徒攻四方者幾百餘

萬如屯守二京從衛魁帥者不計當時之兵可謂強矣當時人心已不固矣天子獨以數騎僅至靈武引聚餘弱憑凌強寇頓軍岐陽師及渭西曾不踰時竟能摧堅銳復兩京逃降逆類悉收河南州縣今河北隴險奸逆尚餘今山谷江湖稍多亡命今所在盜賊屢犯州縣今天下百姓或轉徙流亡今臨敵將士多喜奔散今賢士君子不求任使天子往在靈武至于鳳翔無今日兵革而能勝敵無今日禁制而無亡命無今日威令而盜賊不起無今日財用而百姓不亡無今日封賞而將士不散無今日朝廷而人思任使何哉豈天子能以弱制強不能以強制弱豈天子能以危求安而忍以未安忘危時之議者或相對曰此非難言甚易言矣天子往年悲恨陵廟爲凶逆傷汙怨憤上皇忽南幸巴蜀哀傷宗戚多見誅害驚惶聖躬動息無所是以勤勞不辭親撫士卒與人權位信而不疑渴聞忠直過則善改如此所謂以弱制強以危求安今天子重城深宮燕私而居冕旒清晨纓佩而朝太官具味當時而食

太常脩樂和聲而聽軍國機務參詳而進萬姓疾苦時或不聞而  
殿有良馬宮有美女輿服禮物日月以備休符佳瑞相繼而有朝  
廷歌頌盛德大業四方貢賦尤異品物公族姻戚喜荷帝恩諧臣  
戲官怡愉天顏而文武大臣至於公卿庶官皆權位爵賞名實之  
外似已過望此所以不能以強濟弱忍以未安忘危若天子能視  
今日之安如靈武之危事無大小皆若靈武何寇盜強弱可言當  
天下曰無事矣

通無今日時議中篇

時之議者或相謂曰吾聞道路云云說士人共自謀曰昔我奉天  
子拒凶逆勝敵則家國兩存不勝則家國兩亡所以生死決戰是  
非極諫今吾屬名位已重貨財已足爵賞已厚勤勞已極天下若  
安吾何苦哉天下若不安吾屬外無仇讎相害內無窮賤相迫何  
苦更當鋒刃以近死乎何苦更忤人主以近禍乎又聞曰嗚呼吾  
州里有忠義之者仁信之者方直之者今或有病父老母孤兒寡

妻如身能存者皆力役乞丐凍餒不足況於死者父母妻子人誰  
哀之又聞曰今天下殘破蒼生危急受賦役者多寡弱貧獨流亡  
死生悲憂道路蓋亦極矣天下若安我等豈無隴畝以自處若不  
安我不復以忠義仁信方直死矣縱有盜於我者安則隨之人且  
如此其然何故時之議者相對曰今國家非欲其然蓋失於太明  
太信而然耳夫太明則見其內情將藏內情則罔惑生焉罔上惑  
下能令必信信可必矣故太信焉太信之中至姦元惡卓然而存  
如此使朝廷遂亡公直天下遂失忠信蒼生遂益冤怨如公直亡  
矣忠信失矣冤怨生矣豈天子大臣之所喜乎將欲治之能無端  
由吾屬議於野者又何所及

時議下篇

時之議者或相問曰今天子思安蒼生思滅姦逆思致太平方力  
圖之非不勤勞於今四年而說者異之何哉時之議者或相對曰  
如天子所思如說者所異天子大臣非不知之凡有制詔皆常言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五

吳興姚

鉉

纂

古文下 摠二十一首

言語對答十六

拜禹言 李翱

拜嶽言 陳黯

治家子言 陸龜蒙

齊處士言 袁皓

英雄之言 羅隱

言鑿 李華

齊誅阿大夫語 僧孺

設毛延壽自解語 程晏

對禹問 韓愈

濟為瀆問 李甘

寒泉子對秦惠王 陸龜蒙

齊司寇對 程晏

直龍對 盛均

愚溪對 柳宗元

紀梁公對 楊夔

荅問諫者 陳黯

經旨五

文道元龜 尚衡

禹誥 陳黯

補逸書 白居易

疑經司空圖

正尸祭皮日休

拜禹言

李翱

貞元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隴西李翱敬再拜禹之堂下自賓階  
升北面立弗敢歎弗敢祈退降復敬再拜哭而歸且歌曰惟天地  
之無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予弗及來者吾弗聞已而已而

拜嶽言

陳黯

黯自關東隨計來闕下經華嶽祠有巫導以祈謁廼徹蓋整衣馨  
爐瀝觴頰拜而前緘默而退巫曰客是行也務名邪官邪胡為乎  
有祈禮而無祈詞神之聆響而荅盍舒乃誠曰余其來拜句以嶽  
長羣山猶人之有聖賢草木之有松蘭百川之有河海鱗羽之有  
虬鸞屹屹崇崇干霄柱空載國祀典宜人攸宗拜之思盡乎余之  
敬詞之黯懼乎神之聰且神視果高而聽果深必福其善而禍其  
淫余行合乎神也必照而臨如欺乎神也祈之乎何心巫兮余言  
無妄兮為妄言者之箴

治家子言

吳興傲

陸龜蒙

武王既伐殷懸紂首有泣於白旗之下者有司責之其人曰吾治

家孫也數十年間載易其鎔範矣今又將易之不知其所業故泣  
吾祖始鑄田器歲東作必大售殷賦重乘耒耜者一撥不敢起吾  
父易之爲工器屬宮室臺榭侈其售倍民凋力窮土木中輟吾易  
之以爲兵器會諸侯伐殷師旅戰陣其售又倍前也今周用鉞斬  
獨夫四海將奉文理吾之業必壞吾亡無日矣武王聞之懼於是  
苞干戈親農事治家子復祖之舊

齊處士言

袁皓

齊祖受宋禪大宴卿士顧謂丞相曰予不肖幸有天下非百執事  
羽翼小子共拯宋人之溺也然予不敢易時而侮器使不十逾載  
致黃金與土同價朝臣稱賀內外諠懽快喜相聲日走天下齊封  
父聞而慶曰宋人生矣而告鄉處士處士聞而泣曰捨虎逢狼改  
時而亡吾爲宋人幸未死果塗炭於齊矣新主之言豈成聖人之  
道邪君王知黃金貴於土不知百姓視土貴於黃金吾聞古者土  
地之封在於民皃而國殷土有林木民時而取土有醜滷民時而

漢土有禾黍民時盈庾金玉在山桑麻在原聖人不禁無私無官  
死者有土生者有田聖人樂而百姓同百姓憂而聖人然絢秦傳  
亂國之疾百姓之苦莫痊漢壤既廣百姓饒矣土地之利百姓莫  
時而窺之金玉在山醜滷在田取塊土者犯禁而死亡無土而可  
以田歿無土而及乎泉生則稅蠹而郡蠶邑剋而吏鬻吾視宋人  
之萍久矣未見宋人有寸土者君王苟欲致民於生地不若薄民  
之賦貽民之利知百姓貴土於黃金則其民受福於齊矣封父敬  
而謝曰吾將聞執政可乎處士曰否是欲急挈吾於禍矣惟父勿  
施吾將狂

英雄之言

羅隱

物之所以有韜晦者防乎盜也故人亦然夫盜亦人也冠屨焉衣  
服焉其所以異者退讓之心貞廉之節不恒其性耳視玉帛而取  
者則曰牽於寒餓視家國而取者則曰救彼塗炭牽於寒餓者無  
得而言矣救彼塗炭者則宜以百姓心爲心而西劉則曰居宜如

是楚籍則曰可取而代噫彼必無退讓之心貞廉之節蓋以視其靡曼驕崇然後生其謀耳爲英雄者猶若是況常人乎是以峻宇逸游不爲人之所窺者鮮矣

言鑿

李華

晉侯方圖秦旣而有疾秦伯使醫和視之將行戒之曰鄰國相病大夫何以爲行對曰臣不發藥石請以詞痊晉侯而國無害秦伯悅以卿禮遣之和至于晉晉君幄銅鞮之宮憑豐肥倚柔容更衣被珠玉者百許人膳夫列鼎於庭而後延客客辭曰始受命於寡君以除君疾爲役今大國反以色與食病臣非臣所及也中軍師對曰此寡君待先生之禮也不意爲過敬惟所擇客曰臣饜而馳千里形甚勞而氣不足所欲者酒一盛果一器膳饌佐飯而已其餘不敢煩大國再拜受賜而診之曰君聲流而陽氣濁而浮色寒而容壯與楚王相若亦可爲也亦不可爲也晉侯曰楚子何如而方寡人客曰臣嘗聘楚楚境大而富山川林藪之盛踰淮而竟南

海晉與齊秦不敵也晉侯曰寡人未嘗涉楚且置楚王願聞其國  
 之說客曰君不念臣亦未究楚封疆之事直以所見言之楚也近  
 郊去郢尚三百里引車登岡平視諸宮丹素燭天仰不見空如水  
 漂浮半在其中滄波動搖低昂隨風藹藹南極山松不盡乍伏乍  
 起參差高卑流雲重輕或滅或明道路縣縣縈山繞川車蓋如軒  
 稍覺登原赤霄冒頂舉手靡天向之高者乃在車下陰谿冥冥投  
 石無聲狀其乳死之內則連山黯以當戶容杳杳而葉葉若堅刃  
 與慢塗呀將折而復合露封隙之嵌空聲小往而大蒼巒崖峴以  
 日曠呼朗穿偃仆而雲罥令濱江臯衍百里芳草往往白沙日  
 炙晶熒俞皎綠野芊緜走舉蒼連箇輅梗梓橘柚之林密孕元氣  
 寒暑若一翳不流風幽不漏日援狙飛走經息百態啾啾互號終  
 昕竟晦墜英紛目如雪蔽路四望無人移足沒屨黃鳥時鳴白鷗  
 飛度臨險瞰江江隗為潭凌凌凌不動常有神怪龜魚涵泳露  
 鱗出介纖草以颺風颭職琰波起崩濤迸沫勢不得止精怖菟怕

毛骨洗初凌然攀木瞑眸猶懼踣泉頽麓䟽冗繁源鼻歎支流澹

澹反耕反合注湯湯晝夜有聲當暑清涼透崖撲湍躍而後逝初疑

可及忽似無際旋去眩迴胡骨湖鋪明泊郭允宥輟本石

敵磨火發川上纒夷又亞傾沙委浪白煙微蒼通波滿望澹澹

澹反久而生垠浙浙飛雨冥冥起雲沅湘春生蒼梧日晚聲與聽盡

色隨望遠蘋荇荷華組繡一川愕羽族之多名紛合散於水間泛

隨流而將下時逆浪而復還喧呼雷駭沈起雲翻兩不相傷貌豫

體閑緣涯疊觀照江成霞碧水漣漪淺深見沙旁經闐闐溢浸欄

檻上有嬪嬙絲音入雲侵杳眇而將絕隨隕風而復聞齊宋鄭衛

之樂張於宮中撞金擊石草木競發堅城雉堞崇山峯墜鳥獸狂

悸淮湖皆沸首飾戴千金一膳傾千家取不相及者以粒計倉祿

之衆半於平人秣馬之費倍於租入其餘竒麗之富奉養之侈率

與是侔楚王甚泰而楚人甚病申叔請老而不與政言未畢晉侯

舒氣而伸幹曰向先生言亦可爲也何哉客曰此未足累楚故曰

可爲也若張而無厭則不可爲也晉侯色生力起斥御者撤膳羞而請曰先生終說寡人病幸間矣客乘時而動之曰楚使令尹司馬理兵于北疆以臨弊邑弊邑大夫少者則請開關以戰老者則曰君務息人楚恃其富強因侈生欲未足畏也寡君乃發府將調而四境寡小君以四時之用爲請寡君曰是出於人而歸於人無人則無是夫何愛焉申命上大夫布幣於人而謝之曰孤不德使爾父兄子弟不自保於楚師故罄以相勞秦人感君皆泣婦人處子亦請執報楚楚朝聞而夕卷師君臣震伏而受職於秦此先生不戰之術也晉侯泐然以楚事而照於晉遂輟謀秦由是大國修好小國來朝戎狄皆附客果以詞痊晉故曰言鑿

齊誅阿大夫語

牛僧孺

齊威王謂阿大夫曰汝孰愿吾左右哉曰近吾君者也王曰吾以阿民寄汝是則割吾憂於心者而謂給吾使於宮者爲近邪夫宮中之近不過爲吾折支矣吾體有所貴是亦有所賤豈以反貴於

心乎故入宮之職非近也入心之職爲近也順顧走指出入無方者藝之至也授印于外不必在宮者信之至也汝在吾所以信而比吾所以藝不愧冕衣裳哉今則戮汝使卿大夫識遠近之正於是群臣快賀而國大治君子曰正室之明莫盛乎午者左右陰不至也如齊威安有不明乎

設毛延壽自解語

程晏

帝見王嬙美召壽責之曰君欺我之甚也延壽曰臣以爲宮中美者可以亂人之國臣欲宮中之美者遷於胡庭是臣使亂國之物不逞於漢而移於胡也昔閔天獻美女於紂而免西伯齊遺女樂於魯而孔子行秦遺女樂於戎而間由余是豈曰選其惡者遺之美者留之邪陛下以爲美者是能亂陛下之德也臣欲去之將靜我而亂彼陛下不以爲美者是不能亂我之德安能亂彼謀哉臣聞太上無亂其次去亂其次遷亂今國家不能無亂陛下不能去亂臣爲陛下遷亂耳惡可以爲美爲彼得乎帝不能省君子曰良

畫工也孰誣其貨哉

對禹問

韓愈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而不傳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爲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後世禹以傳子爲慮後世曰禹之慮民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特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也天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授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得而傳也與其傳不得

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之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  
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爲聖人不  
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不得從而爲之辭

濟爲瀆問

李甘

北諸侯來朝過温温令送于温指問水名令曰濟也侯曰豈濟瀆  
邪令復曰然侯曰河吾望也其橫千里渾猛如漲無風或毀船殺  
人得清淇洎漳之水不加深別爲九河不加狹彼所以爲瀆也今  
盡濟水之力載數石之舟廣不能橫深不能浮而曰與河同靈等  
秩吾不識先王班祀之意也令曰濟南去數十里過河矣寡介如  
此馳狂濁中未嘗波渝氣奪別河而替積沙連塊千里不壓不翳  
益壯其流帥汶而東終能發山輸海此其所以爲瀆也今河負其  
強大自積石不捷趨海往來戎狄閒脅涇渭豐漆汾洛伊沁之水  
以滋其暴決愁民生中土患勢逆曲多窮始歸海此皆濟水所羞  
也執事豈以大爲賢乎侯默然

寒泉子對秦惠王

陸龜蒙

寒泉子麟也兄秦惠王曰客有自趙來以約從連橫事說大王者  
 為誰惠王曰東周人蘇秦也寒泉子曰書十上王弗聽有之乎曰  
 然其道如何王邪霸邪曰黜其霸以濟王乎曰然則何上書之煩  
 而用之踈乎惠王曰醢雞不能混雷霆嬰兒不能抗烏獲者響與  
 力懸絕故也蘇子誠辯矣安能以三寸舌謀山東諸侯使西面朝  
 秦者乎寡人非不知不破一領甲不折一隻矢之為利也顧其猶  
 捕風耳諸侯不可一非一朝也齊桓晉文之伯也始若膠附終若  
 冰拆豈連雞不能俱上於樓而已哉寡人塞耳義弗聞寒泉子曰  
 不然夫齊荆三晉之人病於兵久矣方城之金十九為兵一為罇  
 鉶董澤之蒲十九為幹一為箕捲父子兄弟之血前後濺野草齊  
 蒐為燕氛趙骨化魏土悽痛之聲入金石出弦匏聞之者悄感酸  
 屑泣不自禁一旦有人謂曰朝與秦連衡暮得怙怙安卧秦亦厭  
 戰雖鼓牙頰未能吞諸侯秦休而強吾亦勇而奮矣設有辯口安

能反覆乎大王不用秦詔一武士斷其頸無令車輪輾關下土使東諸侯聞其言從散衡敗東向以背秦王出則奪氣入則包羞及其殆也披土地以奉讎國獨不念秦仲之業艱難乎春秋祀事何面目見宗廟惠王卒弗用寒泉子耕於鄙趙即封蘇季子爲武安君六國果奉教秦閉關十五年

齊司寇對

程晏

齊境多寇司寇不理景公召司寇讓之反諍公曰請理君朝廷之寇也公曰君廢其職及責我欲亂其責也曰不然君不聞鼯鼠之牙乎食人與百類雖嚼盡而不痛俗謂之甘口鼠也魯國之牛聞食其角矣請以是諷焉牛之寢齧有蚊蚋撓其膚毛必知鼓耳搖尾以揮之及鼯鼠食之即不知痛也鼠之一牙豈不甚於蚊蚋于嚙乎以其口甘雖貫心徹骨而不知也況其角乎公誠職臣以司寇請司朝廷之寇然後司封疆之寇也朝廷之寇其鼯鼠乎食君之角矣又將貫骨與心也是患大而君不知也封疆之寇蚊蚋乎

但撓君之膚毛耳君將鼓耳搖尾以揮之是患小而不知大也臣所以急其大而不知慢其小而得知也景公不喻竟坐司寇以不事晏子曰司寇死田氏爲鼯鼠於齊矣

真龍對

盛均

客有抽時賢待已之禮舉葉君愛龍意於座曰葉公好假而憚其真誠然乎均曰即飛出丹青者殊未真翔來庭宇者愈假矣何則夫靈濟於物無求於物無求於人實龍徒也今聞葉公鱗畫其象則摹形趨之是欲滋乎秦育宛蛇魚類耳真鳥在哉曰然則擾于夏鬪于鄭者非邪曰妖而怪所以幽王胥身子產不禮焉率假物矣彼其真龍者道能神化其流多派或蟠于天或巢于田或翼于人或爲馬或爲劍有侔於此靡徒不居其在天也樞紐陰陽不蹉厥常其在田也瞻腴疆土庶彙蕃廡其在人也珠媚心瀾呀成智門其爲馬也帀體柔油徧崇九州其爲劍也鬼淚淫淫秋江萬尋至如挾雲則十雨時濡銜照則三光遞舒是羣龍也縣古今而不

區溼生人以無倦聖賢在上將利益於物天下無道必亢悔於時  
豈獨矯矯欄端露威於葉公而誇爪喙哉是謂妖怪假物也客皴  
眉而俯不復抽言

愚谿對

柳宗元

柳子名愚谿而居五日谿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予使予爲愚邪  
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固若是邪予聞閩有水生毒霧厲氣中  
之者温屯嘔泄藏石走瀨連鱸糜解有魚焉劒牙鋒尾而獸蹄是  
食人必斷而躍之乃仰噬焉故其名曰惡谿西海有水散渙而無  
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其名曰弱水秦有水  
掙汨泥淖撓混沙礫視之分寸貽若睨壁淺深險易昧昧不覲乃  
合清渭以自彰穢跡故其名曰濁涇雍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  
所出故其名曰黑水夫惡弱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  
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實也今予甚清與美爲子所喜而又功可以  
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朝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予而辱以無實

之名以爲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邪柳子對曰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邪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懷之豈泉之實耶過而往貪之猶以爲名今汝獨招愚居焉又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近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及僻廼蒸鬱之與曹螺蚌之與居惟觸罪擯辱愚陋黜伏者日駸駸以遊汝闖闖以守汝汝欲爲智乎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而惟我獨處汝旣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之實也當汝爲愚而猶以爲誣寧有說邪曰是則然矣敢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邪雖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流不足以濡吾翰姑示子其略吾茫洋乎無知冰雪之交衆藁我絺源暑之爍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吾盪而趨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放而游不知呂梁

之異乎寔流以沒吾舟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衝行榛棘僵卧虺  
蜴而不知休惕何喪何得進不爲盈退不爲抑荒涼昏默卒不知  
克此其大凡者也願以是汙汝可乎於是谿神深思而歎曰嘻有  
餘矣其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舉手而辭一晦一明  
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紀梁公對

楊夔

天后幽中宗之後有不下閭闔移六合之志故徐敬業唐之竒等  
於揚州起兵以興復唐室然皆不旋踵而敗遂引用酷吏開羅織  
之門以懼伏內外一日狄梁公獨對天后曰吾自用俊臣思止來  
朝臣知所懼否梁公曰朝廷小人不達天命或有異議然陛下以  
木有一實之蠹將翦樹而弃之乎錦有一點之汙將全匹而燔之  
乎養隼者誠欲其鷲於烏鷲乎鷲於鷲皇乎鷲而無別不如不鷲  
矣天后默然

荅問諫者

陳黯

或問古之士能直諫不君之君者其誰爲最曰有諫者齊人茅焦  
曰夏無龍逢邪殷無比干邪曰不以之無而功德相遼耳夫諫者  
不獨以言之忠而欲其氣雄不獨以名之彰而欲其事立四者克  
備是爲難矣昔嬴政吞噬羣雄以取天下豪暴奢侈古初無先故  
非必爲而諫必拒當遷太后於雍有及泉之誓凡諫者二十七人  
矣天下忠赤之士莫不因氣鎖詞是時焦能獨奮勇果不顧其威  
肉視虎狼冰顧鼎鑊諤諤造廷折其囚失俾暴主悔非遷善而從  
其言由是骨肉之恩斷而再續君臣之義捨而再交諫諍之路塞  
而再啓皆由焦之功也噫忘軀徇忠亦諫者之職然死於二十七  
人之後不難乎其心哉進諫於二十七人之後不難乎其詞哉斯  
可謂言忠氣雄名彰事立備矣豈若龍逢諫桀比干諫紂徒自柔  
聲婉詞而又身不免事不立其足爲茅先生之徒歟問者喜而退  
矣

文道元龜

并序

尚衡

天寶初適于平陽平陽太守稷山公則衡之從考舅雅好古道門  
尚詞客當今文人相與多矣嘗歎曰取士之道才其難乎或精文  
而薄於行或敦行而淺於文斯乃有失其道一至於此顧衡曰吾  
嘗語爾知言爾其言之衡私門以文場而進五世鄙雖不嗣忝藉  
餘休敢著元龜以敘其事 元龜曰文道之興也其當中古乎其  
無所始乎且天道五行以別緯地道五色以別方人道五常以別  
德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非五緯孰可  
以知天非五方孰可以辨地非五常孰可以化人文之爲道斯亦  
遠矣天人之際其可得於是乎夫卦始乎三畫文章之闡大抵不  
出乎三等斯乃從人而有焉工與不工各區分而有之君子之文  
爲上等其德全志士之文爲中等其義全詞士之文爲下等其思  
全思也可以紀物義也可以動衆德也可以經化化人之作其惟  
君子之作先乎行行爲之質後乎言言爲之文行不出乎言言不  
出乎行質文相半斯乃化成之道焉志士之作介然以立誠憤然

有所述言必有所諷志必有所之詞寡而意懇氣高而調苦斯乃  
感激之道焉詞士之作學古以抒情屬詞以及物及物勝則詞麗  
抒情逸則氣高高者求清麗者求婉恥乎質貴乎清而忘其志斯  
乃頹靡之道焉古人之貴有文者將以飾行表德見情署事抒軸  
乎天人之際道達乎性命之元正復乎君臣之位昭感乎鬼神之  
奧苟失其道無所措矣君子也文成而業著志士也文成而德喪  
然今之代其多詞士乎代由尚乎文者以斯文而欲執物範衆安  
邦敘政其難致乎化成悲夫敢著元龜庶觀文章之道得喪之際  
悔吝之所由焉

禹誥

陳黯

禹賢益以天下授益采其謳謠之所歸卒讓于啓故啓不由父授  
而書無典訓黯追其自作禹誥嗚呼惟位於君惟父於民禪授無  
疏親親惟其人德之肖仇敵可道之違昵愛不可苟昔堯舜傳人  
今吾傳家孰不知其私耶所以然者天人之意然也汝其念之陶

者土之器也持之得其人則完不則毀位者國之器也持之得其人則治不則亂吾得之惟艱汝繼之無忘其難苟汝後之不克肖宜復于堯舜之道歸于有德勿以吾傳之爲世有之嗚呼不賢而毀其器俾後源私而罪吾也汝其念之

補逸書

白居易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葛伯荒怠敗禮廢祀湯專征諸侯肇徂征之湯若曰格爾三事之人逮于有衆啓乃心正乃容明聽予言咨爾先格王有彛訓曰祿無常荷荷于仁福無常享享于敬惠乃道保厥邦覆乃德殄厥世惟葛伯反易天道怠弃邦本虐于民慢于神惟社稷宗廟罔克尊奉暨山川鬼神亦靡禋祀告曰罔犧牲以供俎羞予畀厥牛羊乃旣于盜食曰罔黍稷以奉粢盛予佑厥稼穡乃困于仇餉今爾衆曰葛罪其如予聞曰爲邦者祇奉明神撫綏蒸民二者克備尚克保厥家邦吁廢于祀神震怒肆于虐民離心頃繩契以降暨于百代神怒民叛而不顛擠者

匪我攸聞小子履以涼德欽奉天威肇征有葛咨爾有衆克濟厥功其有儼師徒戒車乘故吾事者有明賞其有罔率職罔戮力不龔命者有常刑明賞不僭常刑無赦嗚呼朕告汝衆君子監于茲欽哉懋哉罰及乃躬不可悔

疑經

司空圖

經曰天王使來求金又曰求車豈天王之使私有求於魯邪不然傳聞之誤耳若諸侯之使來求金則謂求可矣若致天子之命徵於諸侯其可謂之求耶且率土之人與其貨殖皆一人之所有父之財守於其子則用不莫不恭命其可謂之求乎春秋之自尊君卑臣豈聖人爲魯不爲周邪書云天王狩于河陽尚爲晉侯諱召天子豈可不爲周諱其過哉縱天王制用失節多取於諸侯而欲垂誠即書於周史可矣若書於諸侯之史是悔恪其貨而侮王命也王祭亦不供矣必非聖人之文也必若王人責其稽命曷不書曰天王使其責貢金儻以取金爲不文曷不曰天王使其來徵貢

金亦譏在其中矣以是愚疑仲尼書天王使來緡求金是使乎私自求而懲之也不然求與責文或相近傳寫之誤焉不爾何子夏之徒不能措一言哉捨此而譏訶皆小小者耳

正尸祭

皮日休

聖人知生不足事事之死死不足其思制之生生象其死窮其思也尸象其生極其教也夫禮也者以守闕不以廢廢則亂故祀享立尸于廟王則迎有拜有醑尸有禱所以立象生之教也今視唐禮皇帝神降而拜象乎妥尸受福于神象乎酢尸嗚呼唐有天下化平三百年其禮典赫然可以蟻蠆魏豈不能守周孔禮制哉故曰不以加加則弊禮無匪盥之文漢魏以來加之是也以加不以闕者周官射人祭祀則贊射牲王親射也自漢魏已來惟以毛血爲薦是也足以闕不以廢古者屈到耆艾屈建薦之謂乎非禮梁氏祀以䟽食是也嗚呼讀漢魏及梁書代無其人忍使其禮蔽怠廢闕相接至此邪豈天然之使俟吾唐之人補其逸典哉是宗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六

吳興姚

鉉

纂

古文戊 初二十四首

讀四

讀荀 韓愈

讀墨子

讀鬼谷子 來鶴

讀司馬法 皮日休

辯九

諱辯 韓愈

辯文 獨孤郁

辯謀 陳黯

辯害 羅隱

時辯 沈顏

三子言性辯 杜牧

象耕鳥耘 辯 陸龜

太華仙掌 辯 王涯

廬江四辯 盧潘

解十一

進學解 韓愈

仲尼不歷聘解 均

文之章解 韋籌

獲麟解 韓愈

國之興亡解 李華

象刑解 沈顏

工器解 程晏

人旱解 盛均

歸解書 彭陽公碑陰 隄

命解李翱

叛解李甘

讀荀

韓愈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  
 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楊雄書益尊信  
 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  
 于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于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  
 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于漢其存而醇者孟  
 軻氏而已耳楊雄氏而已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  
 考其辭時若不醇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  
 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去之故詩書  
 春秋無疵予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  
 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雄大醇而小疵

讀墨子

儒譏墨以尚同兼愛尚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

夫之賢者春秋譏專臣不尚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爲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襄弟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尚賢哉孔子不與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予以謂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

讀鬼谷子

來鵠

聖人神疲力盡以行道開禮展樂以告人欲天下不忘乎溫良忠懇敬讓之心也後之明王又增以設學校立廟祀籩豆時修衣冕屢製其天下之書則牆表整整林軸麗麗斯可謂教道之備者也如是猶有不率其勸不由乎道者所以聖人憂其窳墮乃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何訓之示之之至而訓之示之之難也鬼谷子者鬼谷先生之書也六國時所作其教人容動色理氣意之間以詭給激訐忮固呼哩離合揣測反覆儉滑之術

悉備於章句余讀之知六國之時得術是書者惟秦儀而已亦盜  
祿入國之秘經然自六經已降至于漸離之後其中有數篇者乃  
今之粉兒乳子亦可與秦儀齒也至如押合飛箱押合飛箱皆篇名實時  
之常態是知漸離之後不讀鬼谷之書者其行事皆得自然符契  
也嗚呼聖人之道設禮樂詩書之多學校廟祀之盛孜孜矻矻則  
何易壞易崩入人之心難邪鬼谷之書三卷而已代不家有則何  
自然符合奧妙契人心之易邪使天下用聖人之道學溫良忠懇  
敬讓之心得如自然符契鬼谷之書者則吾見聖人無恨矣抑余  
瞑目放已陶陶入太古風是不可得也昔蒼頡文字鬼爲之哭不  
知鬼谷作是書鬼何爲邪吾今不覺毛磔膽寒者是疑今之復有  
鬼谷新書而懷之者則吾不知其備

讀司馬法

皮日休

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唐虞尚仁天下之  
民從而帝之不曰取天下以民心者乎漢魏尚權取赤子於利刃

之下爭寸土於百戰之內。工爲諸侯諸侯爲天子。非兵不能威。非戰不能服。不曰取天下以民命者乎。由是編之爲術。謂大公術也。術愈精而殺人愈多。法益工而害物益甚。嗚呼。其亦不仁矣。蚩蚩之類。不敢惜死者。上懼乎刑。次貪乎賞。民之於君猶子也。何異。父欲殺其子。先給以威。後啗以利。哉。孟子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後之士有是者。雖不得士。吾以爲猶士焉。

諱辯

韓愈

愈與進士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兩丘。與藍驥。鞞同音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而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則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

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周公曰克昌厥後孔子不偏

諱二名孔子曰宋不足徵也又曰其在斯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備完桓公康王釗之

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曾子曰昔者吾友周之

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

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

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

上章及詔不聞諱許勢秉饑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

為觸犯以論為近代宗廟諱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

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為不可邪

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

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

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

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

公孔子曾參者邪

辯文

獨孤郁

或曰文所以指陳是非有以多爲貴也其要在乎彩飾其字而慎其所爲體也又曰文章乃一藝耳是皆不知上流之文而文之所由作也夫天文位乎上人文位乎中不可得而增損者自然之文也故伏羲作八卦以象天地窮極終始萬化無有差忒故易與天地準此聖人之文至也但合其德而三才之道盡後聖有作不能使支爲五或七而九洎曲折者是其文之至也文字旣生治亂旣形仲尼作春秋以繩萬世而褒貶在一字是亦文之至也乎然則易卦之一畫春秋之一字豈所謂崇飾之道而尚多之意邪夫文者考言之具也可以革則不足以畢天地矣故聖人當使將來無得以筆削果可以包舉其義雖一畫一字其可以矣病不然而然曰必以彩飾之能援引之富爲作文之秘急是何言之未歟夫天豈有意於文彩邪而日月星辰不可踰地豈有意於文彩邪而山川丘陵不可如八卦春秋豈有意於文彩邪而極與天地侔其何

故得以不可越自然也夫自然者不得不然之謂邪不得不然又何體之慎邪夫天地八卦春秋確止於此者也吾得定其所云其不至於此者惟吾何學焉吾安能以天下之心也是則其心卓然絕於俗者其文不求而至也無得子爲教苟於聖達之門無所入則雖劬勞憔悴於黼黻其何數哉是故在心曰志宣於口曰言垂於書曰文其實一也若聖與賢則其書文皆教化之至言也徒見其纖靡而無根者多給目文與藝嗚呼

辯謀

陳黯

覆載之中曾有心者有其謀然其謀則必爲己而鮮爲人也故有孜孜汲汲力於謀者得之則逸身豐家不得則嫉時怨命噫此真澆風薄俗者之心也豈古聖賢之心乎夫古聖賢未始無謀而不求利於身也不求利於身而利自及也何以明之堯舜有大寶之位不傳於子而傳於他人是爲天下之謀得其君也大禹疏鑿橫流過其門而不顧啼嬰是爲天下之人謀出其溺也后稷勤耕播

殖百穀是爲天下之人謀粒其食也其謀信何如哉古今語帝王者必首於堯舜論功德者無出於禹稷風馨億齡不復磨滅其利身又如何哉近世之謀則不然小者不過於謀衣食大者不過於謀祿位督之利天下者或未見謀嗚呼持是心而希其道侔於古人是猶欲越山海而捨梯航其進也無由矣雖今聖人在上賢人在位其謀靡爲不然恐蚩蚩者日用而不知也故因文以辯之且欲賢不肖皆公其心苟賢不肖皆公其心則三古之風日可復矣

辯害

羅隱

虎豹之爲害也則焚山不顧野人之菽粟蛟蜃之爲害也則絕流不顧漁人之鈎網其所全者大所去者小也順大道而行者救天下者也盡規矩而進者全禮義者也權濟天下而君臣立上下正然後禮義在焉力不能濟於用而君臣上下之不正雖抱空器奚所施設是以佐盟津之師焚山絕流者也扣馬而諫計菽粟而顧鈎網者也於戲

時辯

沈顏

論者以五帝不迫於三皇時變也三代不迫於五帝時變也五伯不迫於三代時變也孰曰時其在君乎在臣乎在民乎沈子曰在君不在臣在臣不在民在民不在君臣古若羲若軒若陶若虞時在君也若殷武丁若周武王若齊桓公若晉文公時在臣也若夏之桀殷之辛周之赧秦之二世時在民也故時在君則爲皇爲帝時在臣則爲王爲霸時在民則爲禽爲虜爲禍矣夫君德日勤時在於君君德不申時在於民愚故曰在君不在臣在臣不在民在民不在君臣吁唯明君而能知時之所在乎

三子言性辯

杜牧

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人性惡揚子言人性善惡混曰喜曰哀曰懼曰惡曰欲曰愛曰怒夫七者情也情出於性也夫七情中愛怒二者生而自能是二者性之根惡之端也乳兒見乳必拏求不得即啼是愛與兒俱生也夫豈知其五者焉旣壯而五者隨而生焉

或有或亡或厚或薄至於愛怒曾不須臾與乳兒相離而至於壯也君子之性愛怒淡然不出於道中人可以上下者有愛拘於禮有怒懼於法世有禮法其有踰者不敢恣其情世無禮法亦隨而熾焉至於小人雖有禮法而不能制愛則求之不得即怒怒則亂故曰愛怒者性之本惡之端與乳兒俱生相隨而至於壯也凡言情性善者多引舜禹言不善者多引丹朱商均夫舜禹二君子生人已來如二君子者凡有幾人不可引以爲喻丹朱商均爲堯舜子夫生於堯舜之世被其化皆爲善人況生於其室親爲父子蒸不能潤灼不能熱是其惡與堯舜之善等耳天止一日月耳言光明者豈可引以爲喻人之品類可與上下者衆可與上下之性愛怒居多愛怒者惡之端也苟言人之性惡比於二子苟得多矣

象耕鳥耘辯

陸龜蒙

世謂舜之在下也田于歷山象爲之耕鳥爲之耘聖德感召也如是余曰斯異術也何聖德歟孔子敘書於舜曰濬哲文明聖德止

於是而足矣何感召之云云乎然象耕鳥耘之說吾得於農家請  
試辯之吾觀耕者行端而徐起撥欲深獸之形魁者無出於象行  
必端履必深法其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晚鳥  
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試禹之績大成而後薦  
之於天其爲端且深非得於象耕乎去四凶恐害於政其爲疾且  
畏非得於鳥耘乎不然則雷澤之漁河濱之陶一無感召何也豈  
聖德有時而不德邪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而好事者張以就其  
怪非聖人之意也吾病其書之異端敲之使合於道人其從我乎  
雖不從吾亦不能變其說

太華仙掌辯

王涯

西嶽太華華之首峯有五崖比壑破巖而列自下遠而望之偶爲  
掌形舊俗土記之傳者皆曰昔河自積石出而西流旣越龍門遂  
弭南馳者千數百里折波左旋將走東溟連山塞之壅不得去有  
巨靈於此力擘而剖其中踞而北者爲首陽絕而南者爲太華河

自此洩茫洋下馳故其掌跡猶存巨靈之跡也余聞惑之乃往觀  
曰誕哉此說乎夫所謂神者非人也其動無聲其行無跡若形而  
無象若氣而無色拔山剖澤而不見其作鼓風奔水而不見其力  
視不可察名不能及故推而謂之神苟有聲可聞形可見非神之  
所爲則皆人力之能及也烏有神之作力而有入跡乎且夫高天  
厚地聳山流川者神之所爲也所言開山導河亦神也神之所以  
神者有作而無悖一成而不易烏有始塞而復達之始連而復絕  
之始不知終是不爲神矣且此靈之運爲何古乎在太初開闢之  
始乎爲陶唐洪水懷山襄陵之際乎以爲開闢之也宜當胚渾之  
先天地未位萬象茫昧尚無定歸當止一河之壅抑而一靈與其  
道借有其事自爲而著悠悠乎年代之眇沒其誰也克傳以爲陶  
唐洪水之際乎則禹奠百川宜在禹貢乃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皆禹功之所致以達于海豈天地大異  
之若此典記不以爲文哉天設四瀆宜有以通不當始遏其流滯

撓其和氣及其汨亂而後理也且山谷之作此形何則不有危陷相薄高深相敵乃有銳而出者爲虎牙偶而背者爲熊耳角而嚙者爲牛首冠而峭者爲雞頭必以形之類形而必加說則雞牛熊虎之象其亦有作乎余嘗覽張平子賦西京至巨靈高掌厥跡猶存之辭以爲該聞精達以是惑使不語怪神之旨何所述明暨覩其形而咨之果謬悠而無據也將假文神事以飾其辭歟爲思而有闕歟因辯其由而述之以告山下

廬江四辯

廬潘

凡作事必法古名地者必求於古地而不古失其地矣秦一天下破國爲郡名地者唯求於禹貢與山海經故始皇二十六年呂楊州之地爲九江鄣郡會稽九江會稽出禹貢鄣出山海經按海內南經云三天子鄣山在閩西注云在歙縣東浙江出焉海內東經云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注云即彭蠡也今彭澤縣西是也經又曰一名天子鄣江南之鄣由此名也廬江在彭蠡西涯因

廬江以立名項羽封英布爲九江王盡有揚州之地漢高改九江曰淮南即封布爲淮南王十一年布誅立皇子長爲淮南王孝文八年長死徙封長子安爲淮南王賜爲廬江王勃爲衡山王應劭曰廬江故廬子國也考彙載籍古無廬國之名是劭以廬江爲廬戎之地也按左氏傳廬戎亦曰廬在宣城西山中劭誤以中廬之廬爲廬江之廬後人因迷而不悟按漢書諸侯王年表北界淮潁略廬衡爲淮南顏注去廬衡二山名也衡即今霍山按東漢地理志建武十年省六安國以縣屬廬江郡郡十四城有舒潯陽襄安郡南有九江東合爲大江大江之南與彭澤相接旣得潯陽潯陽有廬山廬山因廬江而名古矣廬江之地包江南北而有之周景武廬山記云匡俗周威王時生而神靈居於山上世稱廬君則是俗因山爲號不因俗爲廬而名山爲西域法者曰惠遠作廬山記不知所始乃曰匡俗出殷周之際結廬山上因名山曰廬其謬甚矣按豫章舊志俗父與番陽令吳芮佐漢定天下而亡漢封俗於

潯陽武帝南巡封俗爲明公是山不因俗而名愈明矣余故曰事  
必法古名地者必求於古廬江自山海經所謂出三天子都者是  
也今山在彭蠡之上亡其所謂廬江者時移事古名與地改故也  
又按經云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地理志去浙江出黟縣南率  
山東入海率則歛今浙江是也今率山在歙州南連延而西曰浙  
嶺浙水實出其陰又西走音彭彭澤凡三百里并水出山陽者皆西  
流匯于彭蠡廬江遠乎哉是必一水也又按今潯陽在江州大江  
之南古潯陽在大江之北名地爲國者豈限江之南北哉求於古  
而已矣廬江之國自山海經而名者爲是

右辯廬江

同食館不知名於何時咸謂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因以爲名按左  
氏桓十三年傳楚屈瑕伐羅羅與廬戎兩軍之杜注去廬亦爲廬  
廬戎南蠻也文十六年經楚人秦人巴人滅庸注去庸今上庸也  
今房州傳去楚人出師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注去廬今襄陽中  
庸即其地

廬縣也振發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次于勾漑勾漑楚西境也使廬戡梨侵庸戡梨廬大夫也又按漢書地理志當陽之中廬在襄陽縣南今猶有次廬村顏注云隋室諱忠故改爲次又按楚莊王時都郢即今之江陵由郢而伐西北密邇之庸安有發東北數千里之廩上下同食哉此非廬江之廬明矣噫夫命名者不詳國地之本末俾後世地因名而生惑余今以廬江所治故六地也六與蓼皆滅於楚以滅而滅孫辰歎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足以爲後代鑑因更是館名曰建德

右改同食館名

漢書淮南王殺開章葬之肥陵肥陵肥水之上也在壽春應劭云夏水出父城東南至此與肥合故曰合肥今按肥水出雞鳴山北流二十里所分而爲二其一東南流經合肥縣南又東南入巢湖其一西北流二百里出壽春西投韃于淮二水皆曰肥余按爾雅歸異出同流肥言所出同而所歸異也是山也高不過百尋所出

唯一水分流而已其源實同而所流實異也故皆曰肥今二州圖記皆不見夏水與父城惡睹其謂夏與肥合者乎合於一源分而為肥合亦同也故曰合肥而去夏與肥合者亦應氏之失也

右辯合肥

按圖記今治父山在廬江東北即左氏所謂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治父茲山是也余按杜注及地理志荊州記皆云治父城在荊州荒谷西北小城即治父城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治父是也廬非廬戎之地同食異振廩之所安得復有治父哉後人妄加之明矣矧囚於城豈囚於山乎余按今治父山實有鐵冶乃作教告縣更名曰冶山不疑

右辯冶父山

進學解

韓愈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必張拔去凶邪登崇俊良占

去聲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肥補麻羅剔抉刮垢磨光蓋  
有幸而獲選孰去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  
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  
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時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  
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  
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矻矻以窮年先生之於業可謂勤矣舐  
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好予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  
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  
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架上規姚姒渾渾亡涯  
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竒而法詩正而葩下  
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德可謂閎其中  
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  
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  
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平聲命與仇謀取

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登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

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音木細木為桷樽

榱侏儒椳烏回反闌扂丁結反楔先列反各得其施以成室屋者匠氏之

功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

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

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

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以興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

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

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平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

用行雖脩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平廩粟子不知耕婦

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役役窺陳篇以盜竊然而

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賴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

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庫音積志已量之

所稱去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而訾醫師

之不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稀苓也

入小千習仲尼不歷聘解

盛均

學者多稱仲尼歷聘不遇吾謂仲尼觀禮行道不歷聘不遇吾謂仲尼觀禮也夫二國交驩曰聘以臣使於君亦曰聘男輸財於女國駕帛於士皆曰聘故無財與無君國之命一不聘也當德蝕衰周道狃七國蓋仲尼傷禮樂不起是以學韶於齊求師於周將欲鑄義以鏡國張仁以羅俗使明筭為宗資也且去魯適衛蓋辭在於仕矣自宋之鄭殆非臣矣絕糧於陳蔡亦無財矣官至司寇果不為士安謂聘哉吾聞夫子觀夏道則之杞觀殷道則之宋較是而言雖他國可知也安謂歷聘哉

文之章解

韋籌

垂日月所以為天也光盛而形物于地備禮樂所以成人也言成而著訓于簡非是而光者燭龍燿火亦光矣非是而言者狂童詖子亦言矣故定曰天文曰人文自文而之于地之于簡者章也然

而文在帝則簡在史是以堯文思章于典舜文明亦章于典文王  
 性堯舜之文也文治于西伯章于詩易仲尼性堯舜文王之文而  
 弗帝弗伯也盛章于禮樂經記回性仲尼之文也文不及章偃商  
 學仲尼文而之于人也故樂章武城民而經章魏國君伋性其祖  
 者也參社廟以學而章于中庸軻性伋者也勤其道而章于七篇  
 由偃至軻無有禮樂者乎是畢由人文而章者也未見不由而章  
 者也人視影於地者仰而見燭火而不見日月必曰非天文之章  
 也視辭章於簡者久而見狂濫而不見禮樂則不曰非人文之章  
 也浸有不自文而章諸國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使章不  
 自人文也天下孰觀而孰化

獲麟解

韓愈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  
 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  
 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之狀然則雖有麟不可知

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不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國之興亡解

李華

爲國者同於理身身或不和則藥石之針灸之若夫扶疾而不攻疾病則斃扶之者屍也齊隋之亡也以貞於終始爲惑苟而無恥爲明慢於事職爲高賢見義不爲爲長者繩違用法則附強而潰弱也議於得失則異寡而同衆也尚學希古謂之誕趣便中時謂之工觀其燥濕而輕重之候其成敗而褒貶之肉食之尊以滋味糊口忍危亡而僥祿利自是而下則曰上司猶如之我於國何主設能憤發則逆爲備豫動開東闐氣沮志衰志亦從化倖於生者炎炎而四合死於正者求援而四合死於正者求援而無繼麒麟

澤

悲鳴鳳鳥垂翅鴟鼓害翼犬呀毒喙則蛇鳩虎狼之徒其可向邪  
嗟乎心腹支體一也爲病者萬焉雖有岐緩而不請岐緩視之而  
不救噫齊隋不亡得哉反是而理則王道易易也

象刑解

沈顏

舜禹之代象刑而人不敢犯言象刑者以赭以墨染其衣冠異其  
服色凡爲三等及秦法苛虐方用肉刑鋸鑿箠扑楚毒畢至而人  
犯愈多俗益不治其故何也非徒上古淳朴人易爲化亦由聖智  
文遠深得其理故也夫法過峻則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衆刑者  
衆則民無恥民無恥則雖曰劓之刵之笞之朴之而不爲畏也何  
以知其然邪夫九人冠而一人髡則髡者慕而冠者勝九人髡而  
一人冠則冠者慕而髡者勝民不知冠之髡之爲勝但見衆而爲  
慕矣今免者多而刑者少人尚慕其多矣及刑者多而免者少焉  
以少爲勝乎故曰法過峻則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衆刑者衆則  
民無恥民無恥則雖曰劓之刵之笞之朴之而不爲畏也凡民之

心知恣其所爲而不知戒其所失今辱而答之不足以爲法也何者蓋答絕則罪釋痛止則恥滅恥滅則復爲其非矣故不足以爲法也虞舜染其衣冠異其服色是罪終身不釋恥畢世不滅豈特已以爲恥也人之見之者皆以爲恥也皆以爲戒也愚故曰非徒上古淳朴人易其化亦由聖智玄邈深得其理故也

人旱解

盛均

涸灘歲越垠曠旱塞諸陽遷市不雨祈山川庶神又不雨觴土龍舞巫覡愈不雨或言邦有術人能捕退龍而譟之昔歲嘗然農剩其澤及召術人至而旱色如故太守怒亟命擒之術人遁去矣其遺囊有書一幅曰人旱旱有三曰天旱國旱人旱曷爲天旱蹇陽肆凶下土祗慎雖六七歲黎人不饑曷爲國旱君道熾災德涸仁枯貪風暴氣蒸爲時厲曷爲人旱邦燬其政吏賊其行千里人心燥不爲陰夫天旱求諸仁仁洽而時豐國旱求諸德德潤而澤流人旱求諸政政清而俗阜今貨遊於上刑黷于下百姓焦愁結

成恨暑所謂人旱者也邦守不清其政而逮龍貨雨是猶乘攢適  
海豢羊望翼於何可異乎太守得書增怒是歲自正月不雨至于  
五月明年殍死者數千人而太守亦以財禍

王器解

程晏

匠刀者未必自用割匠弓者不必自用射善爲器而已善割者不  
必善匠刀善射者不必善匠弓善用人之器而已庖丁豈自鍛而  
後操之邪由基豈自斷而後射之邪然則匠刀者不嫉庖丁之解  
匠弓者不嫉由基之中業已之爲器而懼刃之不利弦之不勁也  
我器既利既勁稱彼之用是器得其所又何嫉哉蕭張爲漢之器  
既利既勁矣不嫉漢祖之能刃我而解羽弦我而中羽天下是業  
已之爲器也反是者所謂已匠刀不欲人之善割已匠弓不欲人  
之善射然則器安適乎范增之器也既利既勁矣鴻門之言不用  
羽非善割善射者終不能用其器也是器豈嫉人也哉痛器之失  
其所也是言也不足爲儒者道用警乎貪民嫉上之臣也

歸解書彭陽公碑陰

朱閱

古者以死爲歸也然則豈死者皆得歸哉故有兇肆之徒壓溺而斃貪暴之輩刑戮以亡謂之不得其死不得其死是不得所歸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歸之不虧其身不辱其親是得所歸矣所歸者猶有數品焉有跛躄而歸者有困窮而歸者有憂鞠而歸者有暇豫而歸者有榮顯而歸者有欣喜而歸者佞媚於生前而得其死者跛躄而歸也愚鄙於生前而得其死者困窮而歸也彊暴於生前而得其死者憂鞠而歸也三者皆弗其歸路也正直於生前得其死者暇豫而歸也敏達於生前得其死者榮顯而歸也仁惠於生前得其死者欣喜而歸也三者皆坦其歸路也嗚呼公昔有遺德於其生前矣而今之歸也豈有跛躄困窮憂鞠之苦而無暇豫榮顯忻喜之逸哉公歸之道光矣予感公之知獨來弔作歸解或曰子不識彭陽公而云知豈誣也哉曰公尹洛禮陳商爲鄆薦蔡京莅京辟李商隱予偶不識公耳公之知予如春潦之奔壑

夏雲之得龍秋弧之發矢冬鑪之納火勢豈後於三子哉是則公亦知予者也何必識然後知乃曰之知也在道之相望爾昔殷湯與周公不相識孔子與周公不相識孟軻與孔子不相識楊雄與孟軻不相識韓愈與楊雄不相識果不相知哉伊尹與夏桀相識比干與殷紂相識果相知哉今天下大國之侯小國之伯予常識之矣目且相視言亦相交豈得爲余知也哉予感歎碑下歸解於是書之

命解

李翱

或曰貴與富在我而已以知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何命之爲或曰不然求之有不得而不求有得之者皆命也人事何爲二子出或問曰二者之言其孰是也對曰是皆陷人於不善之言也以智而求之者盜耕人之田者也皆以爲命者弗耕而望收者也吾無取焉爾循其方由其道雖祿之千乘之富舉而立諸卿大夫之上受而不辭非曰貪也私於己者寡而利於天下者多故不辭也

何命之有焉如取之不循其道雖一飲之細也猶不可受况富貴之大耶非廉也利於人者鮮而賊於道者多故弗爲也何智之有焉然則君子之術其亦可知也

叛解

李計

或曰申恒何讎而叛解曰盜賊富豪讎乎且怵其財而強索之若寃其主也申習盜恒習賊孝乎解曰害財曰盜以盜害人曰賊天下有士家之有紵粟也天下有相家之有子弟也申憑葉縣非盜歟恒驚宰相非賊歟或曰有盜一金費十金而可捕爲之乎有賊一夫殺十夫而可磔行之乎今三年兵之非十金而捕如費何萬人死之非十夫而磔如殺何解曰以金爲輕而不捕則窮人家家謀盜矣富人家家遇盜矣以一夫爲寡而不磔則壯夫人人爲賊矣懦夫人人被賊矣是故盡天下之盜者三年爲蚤也勝天下之賊者萬人爲少也或曰吾聞寡夫重閉盡鍵乎解曰天雨垣敗盜賊乘之門之閉耶曰以彼習叛之巧也贖而吏之何如解曰盜賊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七

吳興姚

鉉

纂

古文已摠二十六首

說二十四訂一附

天說柳宗元

朝日說

惜說

師說韓愈

儉不至說來鵠

水樂說元結

訂司樂氏元附結

捕蛇說柳宗元

貂虎說來鵠

說鷓柳宗元

說天雞羅隱

田說羅衮

竄利說李甘

原晉亂說楊夔

吳相客說袁皓

雜說五首陸龜蒙雜說四首韓愈

評二

祀黃熊評程晏

漢史贊桑弘羊評張彧

天說

柳宗元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

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  
曰何爲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菰飲食既壞蟲  
生之人之血氣散敗逆壅底爲癰瘍疣贅瘻痔亦蟲生之木朽而  
蝎中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邪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  
陽之壞人由之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  
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  
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竅墓以送死  
而又穴爲偃溲築爲牆垣城郭臺榭觀游䟽爲川瀆溝血陂池燧  
卜以燔革金以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倖倖衝  
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爲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爲乎  
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于  
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天人之舉不能知天故爲  
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  
者受罰亦大矣予以吾言爲如何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爲是邪則

信辯且美矣五岳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混然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菰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宄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繁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太果菰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惡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矣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亦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菰癰痔草木邪

朝日說

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其寮問曰古之名曰朝日而已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說者則朝拜之云也今而加祀焉則朝旦之云也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夕而偶諸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云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楚子之留乾溪

右尹子革夕齊之亂子我夕趙文子釁其椽張老夕智襄子爲室  
美士茁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闈拜謂之夕郎亦出是  
名也故曰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若是之  
類足矣又加祀焉蓋不學者爲之也寮曰欲子之書其說吾將施  
于世可乎余從之

禘說

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禘進有司以問禘之說則曰合百神於南  
郊以爲歲報者也先有事則質于戶部戶部之辭曰旱于某水于  
某蟲蝗于某癘疫于某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余嘗學禮蓋  
思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禘乃通若是古矣繼而歎曰神之貌  
乎吾不可得而見也祭之饗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誕漫恟恟  
冥冥焉不可執取者夫聖人之爲心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蓋  
于人也以其誕漫恟恟冥冥焉不可執取而猶誅削若此況其貌  
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言大矣或曰若

子之言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  
曰蓋于人者何也余曰君子之云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豈人  
爲之邪故其黜在神暴乎昵乎吝貪乎罷弱乎非神爲之也故其  
罰在人今夫在人之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  
其名則存而教之實則隱以爲非聖人之意故歎而云也曰然則  
致雨反風蝗不爲災虎負子而趨是非人之爲則何以余曰子欲  
知其以乎所謂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爲則十年九潦八年七旱  
者獨何如人哉其黜之也苟明乎教之道雖去古之數可矣反是  
則誕漫之說勝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  
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  
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  
之吾師道也夫豈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

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  
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  
其去聖人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  
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者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  
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  
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  
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  
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  
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  
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知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  
聖人無常師葺弘師襄老聃剡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  
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未必不知師師未必賢於弟子聞道  
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  
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予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詒之

儉不至說

來鵠

翦腐帛而火焚者人聞之必遞相驚曰家之何處燒衣邪委餘食而在地者人見之必遞相駭曰家之何處弃食邪燒衣易驚弃食易駭以其衣可貴而食可厚不忍焚之弃之也然而不知家有無用之人廩有無力之馬無用之人服其衣與其焚也何遠無力之馬食其粟與其弃也何異以是焚之以是弃之未嘗少有驚駭者公孫弘爲漢相蓋布被是驚家之焚衣也而不能驚漢武國恃奢服晏子爲齊相豚肩不掩豆是駭家之弃食也而不能駭景公之廩馬干駟

水樂說

元結

元子於山中尤所耽愛者有水樂水樂是南磴之懸水淙淙然聞之多又於耳尤便不至南磴即懸庭前之水取歌曲竇缺之石高下承之水聲少似聽之亦便

訂司樂氏

或有將元子水樂說於司樂氏樂官聞之謂元子曰能和分五音韻諧水聲可傳之來請觀學元子辭之使門人以南磬及庭前懸水指之樂氏醜惡慢罵曰韻曠多矣焉有聽而云樂乎此言聞元子元子謝曰次山病餘惛固自順於空山窮谷偶有懸水淙石泠然便耳醉甚或與酒徒戲言呼爲水樂不防君子過聞而來實汗辱君子之車僕樂官去李川問曰向旣謝樂官不亦過甚曰然吾爲汝訂之汝豈不知彼爲司樂之官老矣八音教其心五聲傳其耳不得異聞則以爲錯亂紛惑甚不可聽況懸水淙石官商不能合律呂不能主變之不可會之無由此全聲也司樂氏非全士安得不甚謝之嗟乎司樂氏欲以金石之順和絲竹之流妙宮商角羽豐然迭生以化全士之耳猶以懸水淙石激淺注深情瀛滄溶不變司樂氏之心嗚呼天下誰爲全士能愛夫全聲也

捕蛇說

柳宗元

永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

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孿踠癯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鑿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六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感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父已病矣自吾之三世居是鄉積于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感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厲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

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懼毒邪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吾常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歛之毒有甚於蛇者乎故爲之說俟乎觀人風者得焉

貓虎說

來鵠

農民將有事於原野其老曰遵故實以全其秋庶可望矣乃具所嗜爲獸之羞祝而迎曰鼠者吾其貓乎豕者吾其虎乎其幼感曰迎貓可也迎虎可乎豕盜於田逐之而去虎來無豕餒將若何抑又聞虎者不可與之全物恐其決之之怒也不可與之生物恐其殺之之怒也如得其豕生而且全其怒滋甚射之獲胡化之猶畏其來況迎之邪噫吾亡無日矣或有決於鄉先生先生听然而笑曰爲鼠迎貓爲豕迎虎皆爲害乎食也然而貪吏奪之又迎何物焉由是知其不免乃撤所嗜不復議貓虎

而謂之說鵠

柳宗元

有鷲曰鷲者巢于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于其下者  
伺之甚熟爲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鷲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  
致之以煖其爪掌左右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跂焉者縱之延  
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之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  
南北亦然嗚呼孰謂爪吻毛翮之物而不爲仁義器邪是故無號  
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轂外而知攫食決裂之  
事爾不爲其他凡食類之饑唯旦爲甚今忍而擇之以有報也是  
不亦卓絕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饑又遠而違之非  
仁義之道邪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  
疾夫今之說曰以煦煦而默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  
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鷂晦於晝而神於夜鼠不冗寢廟循牆  
而走是不近於煦煦者邪今夫鷲其立趯然其動善然其視的然  
其鳴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邪由是而觀其所爲則今之說爲未  
得也孰若鷲者吾願從之毛邪翮邪胡不我施寂寥太清樂以忘

饑

說天雞

羅隱

狙氏子不得父術而得雞之性焉其畜養者冠距不舉毛羽不彰兀然若無飲啄意洎見敵則他雞之雄也伺晨則他雞之先也故謂之天雞狙氏死傳其術於子焉且反先人之道非毛羽彩錯觜距銛利者不與其棲無復向時伺晨之儔見敵之勇峨冠高步飲啄而已吁道之壞矣有是夫

田說

羅衮

一夫田甲氏乙氏判而農之乙氏糞其田田善收甲氏以為不善守天地之和風雨之絜而不善收噫造化之功不如糞土乎

竄利說

李甘

吾竄乎奚竄吾竄利也利所趨也所竄也吾將為之所為也吾豈為人之所為也哉今是頑人曾無不忍之心然常獨有忍心者繇害於利也且謂螻蟻大於麋鹿則許之乎聲不許也然人顧而遭

螻蟻則迂足而活之過而傷螻蟻則失聲而痛之顧而見麋鹿則  
援弓而逐之幸而中麋鹿則失聲而喜之忍於大者不忍於小者  
何歟麋鹿利於口腹也螻蟻不利也故居於利則雖麋鹿忍也不  
居於利則螻蟻不忍也然則羈於利而忍於麋鹿者獨小人邪長  
人有甚焉長人則果忍於人矣烏有是哉前有將官兵以誅怙蔡  
叛者不十餘戰而能殺萬人則師喜不能殺萬人則師恥豈翅忍  
乎從有侈富而劫死者有怨曠而姦死者有饑寒而道路死者有  
加兵死之數今是長人固有不忍之心然獨時有忍心者亦繇害  
於利也是故利滋博者忍滋多也吾方與之角利將在所不忍乎  
故曰吾竄乎奚竄吾竄利也如此俛讀倚詠孳孳於策試者竄而  
非邪然吾之所竄竄乎心也不竄乎身昔者趙狐正晉先盟五合  
諸侯傳曰生不及利彼豈竄吾身哉

原晉亂說

楊夔

晉室南遷制度草創承永嘉之後囂風未除廷臣中猶以謝鯤輕

佻王澄曠誕競相祖習以為高達卞壺厲色於朝曰帝祚流移社稷傾蕩職茲浮偽致此隳敗猶欲崇慕虛誕汗蠹時風奏請鞫之以正頽俗王導庾亮抑之而止噫西晉之亂百代所悲移都江左是絜源端本之日也猶乃翼虛駕偽崇扇佻薄躡諸敗跡踵其覆轍以此剗立朝綱基構王業何異登膠舩而汎巨浸操朽索以馭奔駟乎設或行卞壺之奏黜屏浮偽登進淳實左右大法維持紀綱則晉祚亦未可量也其後王敦作逆蘇峻繼亂余以為晉之亂不自敦峻而稔於導亮

吳相客說

袁皓

孫室季壤其相更相語曰不日不月吾其晉臣乎有客前而語曰相君不聞物之化者邪蛇化為龍龍之孫見蛇而笑之謂吾祖之世龍焉殊不知蟒之腥尚存乎大澤之畔家化為國國之孫見家必笑之謂吾祖之世國焉殊不知耕稼之具未朽於歷山之下蓋由知龍而不知蛇知國而不知家噫堯舜聖人也丹均而不能嗣

而況吳以干戈而得邪相君論而泣

雜說五首

陸龜蒙

先儒曰瞽叟憎舜使塗廩浚井酖于觴酒欲從而殺之舜謀於二女二女教以鳥工龍工藥浴注云豕而後免矣夫勢之重壯夫不能不畏位之尊聖人不得不敬況舜壻于天子頑嚚嫚戾者獨不畏之又從而殺之且堯之妻二女帥九子觀舜之德舜乃受教於女子其術怪且如是是不教人以孝道教人以術免也固堯使勗之非觀德也何足以天下付

邵侯姜女之生子也始弃之命之曰弃宋芮司徒之生女也始弃之亦命之曰弃邵弃爲稷官蒸民賴之宋弃美而生佐幾移於宋國名之同也奚傷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彤之類也奚病擇其道如何耳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戌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無他圖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況吉凶他人乎

傳曰武王罷朝而襪系絕顛左右無可使結者衛褚師呼聲子結  
襪而登席漢廷尉爲王生結襪襪之有帶其來尚矣今獨亡之嗚  
呼古之制亡者十八九奚襪帶之足云

柳下季之妻誅其夫門人不能竄一字呂不韋作春秋秦人不敢  
損一字德與刑如何哉

雜說四首

韓愈

龍嘘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茫窮乎無間薄日  
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  
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  
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不可與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  
也易曰雲從龍旣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人者不視人之肥瘠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  
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  
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

其知所以爲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  
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  
聚兵而焚之傳二帝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  
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  
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  
醫善計者爲之

談生云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其性  
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爲  
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  
有若蒙俱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脅曼  
膚顏如渥丹美而佞者貌則人矣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也  
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爲不失也怪神之事  
孔子之徒不言予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

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材美不外見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邪

祀黃熊評

程晏

傳曰子產聘晉晉侯有疾夢熊以為厲鬼子產曰鮌之神化為黃熊鮌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未之祀乎遂使祀之而杜預又注曰言周襄晉為盟主得佐天子祀羣神也曰異乎吾之說也若鮌為夏郊三代祀之即掌周禮者存焉晉為主盟豈天子祀典宜諸侯而僭之邪是不可祀之者一也羽山又非晉望是不可祀之者二也鮌若為天下厲即有天子太厲司其祀矣是不可祀之者三也若為一國之厲即有侯東海者國厲司其祀矣是不可祀之

者四也況祀爲夏后鮌有歸祀又不爲厲是不可祀者五也子產  
言崇厲之事有二吾取其一焉言實沈臺駘之祟吾取之矣黃熊  
之厲吾不敢聞晉侯方疾其或荒邪內作偶夢色象之一物謂之  
黃熊安可執加鮌厲而爲昏越之祀哉

漢史替桑弘羊評

張戔

班固稱弘羊擢於賈豎方以版築飯牛且謂漢之得人於茲爲盛  
又與仲舒石建汲黯日磾等二十餘人並論而談殆不然矣夫君  
人者務於得賢故不隔卑鄙將慮賢者之處賤不謂賤者之必賢  
古者乃欲以伊尹負鼎取類於庖人太公坐釣求備於漁叟不亦  
遠哉且上之所欲人必有成之者故曹伯好田則公孫彊出陳侯  
好色則儀行父至殷辛淫醜則惡來革進周厲貪虐則榮夷公起  
漢武殘剝四海則桑弘羊擢其所由來者久矣書曰遜于汝志必  
求諸非道抑爲此也季孫用田賦孔子書而過之以其踰周公之  
制也而況攘臂抵掌力爲天下聚斂之人乎義也者君子所死生

而小人之所不及利也者小人之所赴蹈而君子之所不忍爲漢武必欲行先王之道守高祖之法則焉用弘羊欲奪萬姓之利閉生人之資則天下市籍小人皆能之矣亦何獨弘羊乎善爲盜者藝愈精而罪愈重盜愈利而主愈害弘羊善心計幹鹽鐵枹秋毫令吏坐販不顧王者之體府庫盈而王澤竭一身幸而四海窮於弘羊之計則得矣漢亦何負於弘羊哉卜式絜已自守不及時政知弘羊罪欲烹以致雨孟堅躬修國史垂法來代奈何以錐刀異類齒得人之論一言不智其若是乎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七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八

吳興姚

鉉

纂

古文庚 摠一十五首

符命一

貞符 柳宗元

論兵二

罪言 杜牧

原十六衛

折微十二

帝王所尚問 李翱漢武山呼羅隱

子高之讓

蒙叟遺意

詰鳳 陳黯

登華旨 沈顏

窮達志 程晏

禹書上 劉蛻

禹書下

斷非聖人事 商讓非賢人事

知道 房千里

貞符

柳宗元

負罪臣宗元惶恐言臣貶所糧流人吳武陵為臣言董仲舒對三

代受命之符誠然非邪臣曰非也何獨仲舒耳自司馬相如劉向  
楊雄班固子固皆汙襲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  
瞽史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甚失厥  
趣臣爲尚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  
厚久宜享年無極之義本末閎闊會貶逐中輟不克究備武陵即  
扣頭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缺使聖王之典不立無以抑詭  
類拔正道表覈萬代臣不勝奮激即具爲書念終泯沒蠻夷不聞  
于時獨不爲也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代臣死無所憾是用自決臣  
宗元稽首拜手以聞曰

孰稱古初朴蒙空洞而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擊鬪怒震動專肆  
爲淫威曰是不知道唯人之初恟恟而生林林而羣霜雪風雨雷  
電暴其外於是乃知噬禽獸咀果穀合偶而居交焉而爭際焉而鬪力  
其內於是乃知噬禽獸咀果穀合偶而居交焉而爭際焉而鬪力  
大者搏齒利者齧爪剛者決羣衆者軋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

塗血然後強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爲曹於險阻號令起而君臣  
什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於是聖人焉曰黃帝造其兵  
車交貫乎其內一統類齊制量然猶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有聖  
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嶽持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才有能者參而  
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堯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  
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罔不極亂而後稍可爲也惟以非德不樹故  
仲尼敘書於堯曰克明俊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祗承  
于帝於湯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稽揆典誓  
貞哉惟茲德實受命之符以奠永祀後之妖淫嚚昏好怪之徒乃  
始陳大電大虹玄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鳥以爲符斯皆詭譎  
闕誕甚可羞也而莫知本于厥貞漢用大度克懷于有氓登能庸  
賢濯瘼煦寒以瘳以熙茲其爲符也而其臣妾乃下取虺蛇上引  
天光推類號休用夸誣于無知之氓增以騶虞神鼎脅鼓縱誦俾  
東之泰山石閭作大號謂之封禪皆尚書所無有莽述承效卒奮

驚逆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赤伏以玷厥  
 德魏晉而下危亂鈞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駁乎無以  
 譏為也積大亂至于隋氏環四海以為鼎跨九垓以為鑪爨以毒  
 燎煽以虐焰其人沸涌灼爛號呼勝蹈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  
 丕降霖雨濬滌蕩沃蒸為清氣踈為冷風人乃溲然休然相睎以  
 生相持以成相彌以寧稼斲屠剔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  
 完平舒愉刑尸其肌膚以達于夷途焚拮抵掎奔走轉徙之害不起  
 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懌用祇于元德徒奮袒呼犒迎義旅  
 謹動六合至于麾下大盜豪據阻命遏德義威殄戮咸墜厥緒無  
 劉于虐人乃並受休嘉去隋氏克歸于唐躑躅謳歌顚顚和寧帝  
 庸威慄惟人之為敬奠厥賦積藏于下是謂豐國鄉為義廩歛發  
 謹飭歲丁大浸人以有年簡于厥刑不殘而懲是謂嚴威小厲而  
 友大生而孳愷第祇敬用底于理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其所惡  
 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不揚于後嗣用垂于帝

式十聖濟厥理孝仁平寬惟祖之則澤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  
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  
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茲惟貞符哉未有喪仁而久者也  
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雖大宋之君以法星  
壽鄭以龍衰魯以麟弱白雉亡漢黃犀死莽惡在其爲符也不勝  
唐德之代光紹明濬深鴻厖大保人斯無彊宜薦于廟郊文之雅  
詩祇告于德之休帝曰謚哉乃黜休祥之奏究貞符之奧思德之  
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于邦理以敬于人事其詩曰  
於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之仁函于膚刃莫畢屠澤  
燠于爨沸炎以澣殄厥凶德乃馭乃夷懿其休風是煦是吹父子  
熙熙相寧以嬉賦徹而藏厚我糗糧刑輕以清俾我靡傷貽我子  
孫百代是康十聖嗣于理仁后之子子思孝父易患于已拱之戴  
之神其祐爾載揚于雅承天之嘏天之誠神冥鑒于仁神之曷依  
宜仁之歸濮公于北祝粟于南幅員西東祇一乃心祝唐之紀後

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乂曷從祝之心誠篤之戶協人同道以告之俾億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之仁增以崇曷不爾思有號于天僉曰嗚呼咨爾皇靈無替厥符

罪言

杜牧

國家大事其不當言實言之有罪故以云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亂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一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為幽州為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沈鷲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自魏晉已下胤浮羨淫工機纖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曰馳五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一冀州以其恃強不循理翼其必破弱雖已破翼其復強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陰慘殺也故聖人因其風俗以為之名黃帝特蚩尤為兵階改泉今自後帝王多居其地豈尚其俗都之邪自周劣齊霸不一世晉大常傭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

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素末韓信聯齊有之故蒯  
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鄯魏武舉官渡三分天  
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爲英雄得蜀得關中盡得河南地  
十分天下有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胡至于高齊荒蕩宇文  
取得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  
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爲王宋爲霸由此言之山東三者不  
得不可爲王霸者不得不可爲霸猾賊得之是以致天下不安國  
家天寶末燕盜徐起出入成臯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常以  
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  
若迴鶻吐蕃義無有敢窺者國家因之畦河修障戍塞其術蹊齊  
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爲寇以裏拓表以表撐裏混頽迴轉顛倒  
橫斜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昌熾天子因之幸陝  
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矣嗚呼運遭孝武澣衣一肉不畋不樂  
自卑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

固不順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以返豈天使生人未至於帖泰邪豈其人謀未至邪何其艱哉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理平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凡此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凡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校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爲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奸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爲虐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爲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

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

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

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

一百五十里並屬衛州黎陽新鄉並屬衛州二津虜能潰一則

馳入成臯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間亦最重今者願以近事明之

元和中纂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

田弘正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史憲誠

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田布昨日誅趙

一日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李聽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

魏明白可知也非魏強大能致如此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為中

策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敵人使戰

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敵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

困於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

叛也以為事理正當如此沈酣入骨髓無以為非者指示順向詆

侵族鬻語曰叛去酋酋起矣至於有圍急食盡餒屍以戰以此爲  
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來凡三收趙食盡且下堯山  
敗社趙復振下博敗社趙復振館陶敗社趙復振故不計地勢  
不審攻守爲浪戰最下策也

### 原十六衛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屬官總一百二十八員  
署守分部夾峙禁省厥初歷今未始替削然自今觀之設官言無  
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跡其實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貞觀中旣  
武遂文內以十六衛畜養武臣襄公鄂公之徒外開折衝果毅府  
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或有不幸方二千里爲寇土數十百萬  
人爲寇兵蠻夷戎狄踐踏四作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外至如天下  
平一暴敦消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  
居內當其居內也官爲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趨奉朝  
謁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

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凡有百七十四府三時耕稼襍糶耒一

治武騎劔兵矢裨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

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為師雅亦不可使為亂耳及其

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

賞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飄暴交梓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為師

雅亦無能為叛也自貞觀至于開元末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

始逆篡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筭神術也至于開元

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

力強矣請搏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內剗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

奔矢往內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繚絡萬里事五強寇奚契丹吐蕃雲南大石國

十餘年中亡百萬人尾大中乾成燕偏重去而天下掀然根萌燼

燃七聖盱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

使出落鈴鍵哉然為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韓燕七國近者居

內則篡卓莽曹馬使外不叛內不篡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

頸領無烹狗之論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已來  
於其將也弊復爲甚也人囂曰廷詔命將矣名出視之率市兒輩  
蓋多賂金王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  
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復教者則撓削  
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已力壹勢便罔不爲寇其陰泥  
黠巧狡者亦能家筭口斂委於邪倖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  
治指爲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戛割生人略而天下是以天下  
每每兵亂涌溢齊人乾耗鄉黨風俗淫窳衰薄教化恩澤擁抑不  
下召來災殄被及牛馬嗟乎自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且武者  
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時有春是天不能倒春秋是豪  
傑不能揔文武是此輩受鉞誅暴乎曰於是乎在某人行教乎曰  
於是乎在欲禍蠹不作者未之有也伏惟文皇帝十六衛之旨誰  
復而原其實天下之大命也故作原十六衛

帝王所尚問

李翺

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何也帝王之道非尚忠也非尚敬與文也  
因時之變以承其弊而已矣救野莫如敬救鬼莫如文救僂莫如  
忠循環終始迭相爲救如火蔓而燒也人知其勝之于水矣勝于  
水者土也水之潰遏其流者則必大爲之防矣故夏之政忠湯之  
政敬武王之政尚文各適其宜也如武王居禹之時則尚忠矣湯  
居武王之時則尚文矣禹與湯交地而居則夏先敬而殷尚乎忠  
矣故適時之宜而補其不得者三王也使黃帝堯舜居三王之天  
下則亦必爲禹湯武王之所爲矣繇是觀之五帝之與夏商周一  
道也若救殷之鬼不以文而曰我必以夏之忠而化之是猶適于  
南而北轅其到也無日矣孔子聖人之大者也若孔子王天下而  
傳周其救文之弊也亦必尚乎夏道矣是文與忠敬皆非帝王之  
所尚也乃帝王之所以合變而行權者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者  
也不可休而作爲之者也

漢武山呼

羅隱

人之性未有生而侈縱者苟非其正則人能壞之事能壞之物能壞之唯貴賤則殊及其壞一也前後左右之諛佞者人壞之也窮游極觀者事壞之也發於感寤者物壞之也是三者有一於是則爲國之大蠹孝武承富庶之後聽左右之說窮游觀之靡乃東封焉蓋所以祈其身而不祈其歲時也由是萬歲之聲發於感寤然後踰遼越海勞師弊俗以至於百姓困窮者東山萬歲之聲也以一山之聲猶若是況千口萬舌乎是以東封之呼不得以爲祥而爲英主之不幸

子高之讓

有挈其大而舉其高以授人者彼則曰隘矣哉挈而舉者曰以吾所得之廣大曾不若彼人之心又安可以施於彼乎於是退而悸慄不敢以所得爲有伯成子高讓禹者非所以小黃屋之尊也夫安九州之大據兆人之上身得意遂動適在我鮮有不以荒怠自放者子高且欲狹禹之心而謹其取也故讓之厥後有卑宮菲食

之政

蒙叟遺意

上帝既剖混沌氏以支節爲山嶽以腸胃爲江河一旦慮其掀然而興則下無生類矣於是孕銅鐵於山澤滓魚鹽於江河俾後人攻取之且將以苦混沌之靈而致其必不起也嗚呼混沌氏則不起而人力殫焉

詰鳳

陳黯

嘗得楊雄云君子在治若鳳在亂若鳳謂隱見之得宜也將欲伸之以爲鑒追覽其劇秦美新則有異乎是絢雄仕漢遇新室之亂既不能去之又懼禍及乃爲斯文以媚而取容嗚呼鳳故若是邪果若是則鳳遇繒繳而徊翔无間邪君子之仕也所以行道道之不行也則可以明其節彼莽之不臣雄時在列宜以吾臣之義興亡之理匡救之以行其道苟畏其威愛其死則可拔簪高謝以明其節詎有苟祿貪生徇非飾詐廣引秦過以喻惡則是稔其篡逆

也與古之持顛危死名節者背而馳也嚮者所著若鳳之說得不  
爲誣鳳也哉雞常禽也曉晦而不迷其候鳳靈鳥也理亂而不知  
其時邪噫言之不思有如是邪或曰古人臨危制變亦權道也雄  
知莽之不可匡也故矯爲其辭姑務脫禍是亦權也何過之深歟  
曰不然夫權者聖人有焉所以不失其道未見捨其道而從其權  
昔仲尼仕魯以季桓子荒齊樂知其不可匡也乃去之曾不聞矯  
爲其辭以求庸於魯雖仲尼日月其德人之不侔然楊雄亦慕仲  
尼之教者以著書立言爲事得自易哉夫立言者豈不欲人之從  
教邪且已不能信人況求信於人乎語曰君子先言而後從之斯  
言可欺也哉

登華言

沈顏

嘗讀李肇國史補云韓文公登華嶽之巔顧視其險絕恐慄度不  
可下乃發狂慟哭而欲縋遺書爲訣且譏好竒之過也如是沈子  
曰呀是不諭文公之旨邪夫仲尼之悲麟悲不在麟也墨翟之泣

絲泣不在絲也且阮籍縱車於途途窮輒慟豈始慮不至邪蓋假  
事諷時致意於此爾前賢後賢道豈相遠文公憤趣榮貪位之者  
若陟懸崖險不能止俾至身危踣蹶然後歎不知稅駕之所焉可  
及矣悲夫文公之旨微沈子幾晦乎

窮達志

程晏

君子寧小窮而大達小人寧小達而大窮小者人之役大者人之  
道也孟子論帝王之道於諸侯諸侯不志我言則去之豈不以小  
窮而大達歟衛鞅論帝王之道於秦伯秦伯寐於是鞅乃易之以  
霸強之術而苟容之豈不謂小達而大窮歟君子不患乎無才患  
乎不知窮達之理也孟子大達遠盜蹊而遵正路者也衛鞅大窮  
捨正路而趨盜蹊者也秦不知蹊以問鞅鞅指之趨盜蹊而強去  
也我知盜之蹊而返然之曷若遵正路而遠盜蹊哉

禹書上

劉蛻

以功不就而受誅則可謂勤民而死乎曰不然然則夏之郊也奚

不尋其先安得以鮡配曰以功不就則可謂勤民而死也以誅其身則可謂勤其家也不怨君誅而尋父功鮡當誅也傳曰不以家事辭王事既其家爲天下故報其勤家於夏郊而已矣有鮡之誅而不廢其功禹爲其子也不得以天下而擇其功者禹爲之事鬼神也微禹之爲子先人之罪將不食矣故其子之功由勤父嗣也然則夏郊宜矣於是君誅其怠也而子不怨其家祭其勤也民神弗畔蓋禹以天下不逮事其父而致孝乎鬼神云

禹書下

治天下之野見之於夏功而未見於先夏功者久矣夫八年之間生聚非不壞也委積非不耗也帝憂則民愁樂則民喜故以憂樂隱顯而助之帝能治其心故禹後雖以身先天下而不以一身負天下之土石以其得治世之心易使也嗚呼必不得和心之人而爲可以智治則豈羽山之下忍不以智獻其父者歟天下見濡手足之禹則不見土階之上以憂樂者也故曰心治乎人也功治乎

水也其可獨禹云乎

斷非聖人事

李商隱

堯去子舜亦去子周公去弟後世人以爲能斷此絕不知聖人事者斷之爲義疑而後定者也聖人所行無疑又安用斷聖人持天下以道民不得知聖人理天下以仁義民不得知害去其身未仁也害去其家未仁也害去其國亦未仁也害去其天下亦未仁也害去其後世然後仁也宜而行之謂之義子不肖去子弟不順去弟家國天下後世皆蒙利去害矣不去則反宜然而爲之堯舜周公未嘗疑又安用斷故曰斷非聖人事

讓非賢人事

世以爲能讓其國能讓其天下者爲賢此絕不知賢人事者能讓其國能讓其天下是不苟取者耳湯故時非無臣也然其卒佐湯有陞師之役鳴條之戰竟何人哉非伊尹不可也武故時非無臣也然其卒佐武有牧野之誓白旗之懸果何人哉非太公望不可

也苟伊尹之讓汝鳩仲虺太公望之讓太顛閔天則商周之命其  
集乎故伊尹之醜夏復歸太公望之發揚蹈厲當此時雖百汝鳩  
百仲虺伊尹不讓也百太顛百閔天太公望亦不讓也故曰讓非  
賢人事

知道

房千里

世所以爲達者貴爵富祿威刑不勝其用珠玉不勝其計耳熟聲  
口飫味目厭色斯所爲常情之大欲也世之所以窮者秩不足以  
庇身祿不足以充用侮不能威辱不能刑聲色不足於耳目滋味  
不甘於口舌斯所謂常情之大不欲也然而聖人汲汲於祿仕者  
豈不爲是邪曰非也聖人爲人者也恒人爲己者也聖人負其資  
得其地逢其時有其祿然後因其基流其德澤猶水之居高者決  
而漑之其浸必廣聖人之所以爲榮者導人於仁誼然後使萬千  
年載其烈光爲巍巍之德功以浹於生人者也恒人之爲己者期  
於厚祿貴位位以私尊祿以私富益尊而愈驕益富而愈汰以淫

快一日之欲纔放肆於氣未絕之間者也聖人有其時有其位行其道以及於人無其時無其位奉其道以自飾故聖人進不爲榮退不爲戚而常得其道恒人幸其時竊其位竭人以自足無其時失其位任其愚以自困故恒人進以爲己榮退以爲己辱而常天其道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子歎行己之道足以致是而時王不用己之道道無所施非歎其身食不方丈衣不文繡也恒人之所悲不達者率曰吾妻不能羅襦吾兒不得肉食耳豈嘗少及於外物哉聖人以德澤流於人雖九命崇錫不以爲厚以其所償果當外其身而公於天下非己幸也恒人無毫毛以裨於人苟幸得祿仕即逸豫以自怡以竊取偷得爲大點其所得幸也孔顏聖賢也豈嘗聞伐樹瓢飲以爲己壽哉姬旦亦聖人也豈嘗聞受封攝理以爲己幸哉是知聖人之樂也內而恒人之樂也外內故常有餘外故常不足有餘故推於人不足故取於人有道之人麤裘索帶而人不鄙之者取其內而不取其外也若然者

富貴者文飾於外也彼之所以仁誼者質充於內也西子不華嫫  
女錦穀是不能易其美惡後之君子窮於時者當思勉其內而自  
篤無以其外而諂人達於時者當思勉其內以自飾無以其外而  
驕人苟如是庶幾乎知道矣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八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九

吳興姚

鉉

纂

古文辛 摠一十七首

毀譽五

明分皇甫湜

讒國沈顏

毀殺成式

諷詐王藹

內夷檄程晏

時事四

讀開元雜報

孫樵書襄城驛

鞭賈柳宗元

荆巫羅隱

變化入

象化并僧孺

移雨神司空圖

風雨對羅隱

浪翁觀化

元結

時化

世化

蠹化

陸龜蒙

蟹志

明分

皇甫湜

天下之是非繫於人不懸於迹一於分不定於所為孰謂人君子  
小人也是也孰謂分君子小人之別是也彼誠君子矣為之無不是  
彼誠小人矣動而之非故君子指人之過為嫉惡譽人之善為樂  
賢言已之光美擬於堯禹參於天地為昌言順則為周公變則為  
伊尹其心定矣其歸一矣雖萬殊百化一於君子而已所謂左之  
右之君子宜之右之左之君子有之小人者不然其過人為毀訾  
其譽人為比周言已之光美為矜夸變則為賊順則為偽其心定  
矣其歸一矣雖萬殊百化一於小人而已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  
余故曰天下是非繫於人不懸於迹一於分不定於所為橫天地  
絕古今人之所由者二而已

選譽讒國

沈顏

知佞之讒讒忠不知佞之讒讒國故人君弗為意也且曰彼誠佞  
邪子不過寵一臣彼誠忠邪子不過黜一臣予援天命有天下豈  
少若人乎奈何拂予心而不知寵一佞而百佞進黜一忠而百忠

退矧忠者寡而佞者衆乎是以宰嚭讒子胥而吳滅趙高讒李斯而秦亡無極讒伍奢而楚昭奔靳尚讒屈原而楚懷囚愚故曰知佞之讒讒忠不知佞之讒讒國悲夫

毀

段成式

古之非人也張口沫舌指數於衆人人得而防之今之非人也有張其所違嚙感而憂之人不得而防也豈雕刻機杼有淫巧乎言非有乎

諷詐

王藹

禮法不可斯須而去有以禮法而爲災忠信不可斯須而去有以忠信而爲禍禮法非災人之端忠信非禍人之本理或有害則禮法忠信爲禍人之萌狂瞽人之所惡也效之則恐不及其真荒醜人之所恥也履之則恐不自其性狂瞽誠可惡也荒醜誠可恥也臨難而保全則狂瞽荒醜爲藏身之藪禮法忠信直也狂瞽荒醜詐也以之保全則直不如詐之功嗚呼三皇之前無所用五帝之

後無所不用

內夷檄

程晏

四夷之民長有重譯而至慕中華之仁義忠信雖身出異域能馳心於華吾不謂之夷矣中國之民長有倔強王化忘弃仁義忠信雖身出於華反竄心於夷吾不謂之華矣竄心於夷非國家之竄爾也自竄心于惡也豈止華其名謂之華夷其名謂之夷邪華其名有夷其心者夷其名有華其心者是知棄仁義忠信於中國者即爲中國之夷矣不待四夷之侵我也有悖命中國專倨不王棄彼仁義忠信則不可與人倫齒豈不爲中國之夷乎四夷內嚮樂我仁義忠信願爲人倫齒者豈不爲四夷之華乎記吾言者夷其名尚不爲夷矣華其名反不如夷其名者也

讀開元雜報

孫樵

樵曩於襄漢間得數十幅書繫日條事不立首末其略曰某日皇帝親耕籍田行九推禮某日百寮行大射禮於安福樓南某日安

比諸蕃君長請扈從封禪某日皇帝自東封還賞賜有差某日宣政門宰相與百寮廷諍十刻罷如此凡數十百條樵當時未知何等書徒以爲朝廷近所行事有自長安來者出其書示之則曰吾居長安中新天子嗣國及窮虜自潰則見行南郊禮安有籍田事乎況九推非天子禮邪又嘗入太學見叢翳負工而起若皇堂者就視得石刻乃射堂舊址則射禮廢已久矣國家安得行大射禮邪自關已東水不敗田則旱敗苗百姓入常賦不足至有賣子爲豪家役者吾嘗背華走洛遇西戍還兵千人縣給一食力屈不支國家安能東封從官禁兵安所仰給邪北虜驚躡邊毗勢不可控宰相馳出責戰尚未報功況西關復驚於西戎安有扈從事邪武皇帝時以御史竊議宰相事望嶺南走者四人至今卿士辭舌相戒況宰相陳奏於仗乎安有廷奏諍事邪語未及終有知書者自外來曰此皆開元政事蓋當時條布於外者樵後得開元錄驗之條條可復云尚以爲前朝所行不當盡爲墜典及來長安日見條

報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于某明日畋于某誠不類數十幅書樵恨生不爲太平男子及觀開元中事如奮臂出其間因取其書帛其縵志其未凡補缺文者十三正詭文者十一是歲大中五年也

書褒城驛

孫樵

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茅視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殘烏覩其所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褒城控二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驛奔輶以去以來輟交蹄劇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爲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饑得其飽皆暮至朝去者寧有顧惜心邪至如棹舟則必折篙破舷碎鷁而後止漁釣則必枯泉汨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於堂凡所以污敗室廬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橫難禁由是日益碎破不與曩類其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隙一二力

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乎語未既有老聃笑於傍且曰舉今州縣皆役也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蕃號爲治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日益破疆場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旣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更易且刺史縣令遠者三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者其在刺史則曰我即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醲當饑飽鮮囊帛匱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者真驛邪矧更代之隙黠吏因緣恣爲奸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因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予旣揖退老聃條其言書於襄城驛屋壁

鞭賈

柳宗元

市之鬻鞭者入問之其賈直五十必曰五萬復之以五十則伏而笑之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五萬而後可有富者子適市

買鞭出五萬持以夸予予視其首則拳蹙而不遂視其握則蹇友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一來而不相承其節朽黑而無文搯之滅爪而不得其所窮舉之飄然若揮虛焉余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吾愛其黃而澤且賈者云余乃召僮爇湯以濯之則遯然枯蒼然白則黃者梳也澤者蠟也富者不悅然猶持之三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馬相踉因大擊鞭折而爲五六馬蹠本已墜之地傷焉視其內則空空然其理若糞壤無所賴者今之梳其貌蠟其言以求賈伎於朝者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余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年不害當其有事驅之於陳力之列以禦乎物以夫空空之內糞壤之理而以責其大擊之效惡有不折其用而獲隊傷之患者乎

荆巫

羅隱

荆楚人淫祀者舊矣有巫頗聞於鄉閭其初爲人祀也筵席尋常歌迎舞將祈疾者健起祈歲者豐穰其後爲人祀也羊猪鮮肥清

酤滿卮祈疾得死祈歲得饑里人忿焉而思之未得適有言者曰  
吾昔游其家也其家無甚累故爲人祀誠必罄乎中而福亦應乎  
外其昨必散之其後男女蕃息焉衣食廣大焉故爲人祀誠不得  
罄於中而神亦不歆乎外其昨且入其家是人非前聖而後愚蓋  
牽於心而不暇及人耳以一巫用心尚爾況異於是者乎

象化

牛僧孺

象龍禱雨三月不應巫病民咨王甚愁儒有言曰王無愁也象之  
誤也夫龍善化雨而時在乎天天使雨龍得化不使雨龍不得化  
聖人象龍而救民是乃象其化者也龍之性善學者人之心故象  
性莫若心而已使性非心可象則鳴鳩之性均而木刻鳴鳩足以  
象均邪獬豸之性觸而瑰飾獬豸冠足以象觸邪龍以性善化而  
龍於化人者衣袞則其象不以土木亦明矣湯是以龍其聰而深  
無不聞也龍其明而高無不見也言若出爲雲而物仰之有陰智  
若躍乎淵而物觸之有潤天而不雨百姓視王爲雨也雖七歲炎

炎不聞有咨者而況三月哉

移雨神

司空圖

夏滿不雨民前後走神所刳羊豕而跪乞者凡三而後得請民大喜且將報祀愚獨以為惑何者天以神乳育百苗穀必時既豐然後民相率以勞神之勤於事而祀焉今始恡其施以愁疲民是神怠天之職也必希民之求而遂應是神玩天之權也既應而俾民輸怨於天歸惠於己是神攘天之德也推怨何以為義利腥臙之饋何以為仁怠天下之事何以為敬蔑是數者何以為神假曰非吾所得顓然知民之情而不時請於上是亦徒偶於位此愚所以惑也噫天不可終謾民不可久侮竊為神危之奈何

風雨對

羅隱

風雨雪霜天地之所權也山川藪澤鬼神之所伏也故風雨不時則歲有饑饉雪霜不時則人有疾病然後禱山川藪澤以致之則風雨雪霜果為鬼神所有也明矣得非天之高不可以周理而寄

之山川地之厚不可以自運而憑之鬼神苟祭祀不時則饑饉作報應不至則疾病生是鬼神用天地之權也而風雨雪霜爲牛羊之本矣復何歲時爲復何人民爲是以大道不旁出懼其弄也大政不問下懼其偷也夫欲何言

浪翁觀化

并序

元結

浪翁山野浪老也聞元子亦浪然在山谷病中能記水石草木蟲豸之化亦來說常所化凡四說

有無相化

浪翁曰陰陽之氣化爲四時四時形化爲萬物萬物形全是無化有萬物形盡是有化無此有無相化之說

有化無

浪翁曰人或云我立於東西望萬里目極則無人我兩忘終世相無此有無有無相化之說

無化有

浪翁曰人或云我來於南北行萬里至無不有人我兩求終世相  
有此無有無有相化之說

化相化

浪翁曰吾觀化於無也何無不有吾觀化於有也何有不無有無  
更化日以相化化言何極化言何窮

時化

元子聞浪翁說化化無窮極因論諭曰翁亦未知時之化也多於  
此乎曰時焉何化我未之記元子曰於戲時之化也道德為嗜慾  
化為險薄仁義為貪暴化為凶亂禮樂為耽淫化為侈靡政教為  
煩急化為苛酷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夫婦為溺惑所化化為  
犬豕父子為懼慾所化化為禽獸兄弟為猜忌所化化為讎敵宗  
戚為財利所化化為行路朋友為世利所化化為市兒翁能記於  
此乎時之化也大臣為威權所恣忠信化為姦謀庶官為禁忌所  
拘公正化為邪佞公族為猜忌所限賢哲化為庸愚人民為征賦

所傷州里化爲禍邸姦凶爲恩幸所迫廝阜化爲將相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山澤化爲井陌或曰盡於草木原野化爲狴犴或曰殫於鳥獸江湖化爲鼎鑊或曰暴於魚鼈祠廟化爲官寢或曰數於祀禱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情性爲風俗所化無不作徂狡詐誑之心聲呼爲風俗所化無不作諂媚僻淫之辭顏容爲風俗所化無不作姦邪感促之色翁能記於此乎

世化

浪翁聞元子說時化歎曰吾昔聞世化可說又異於此昔世之化也天地化爲斧鑕日月化爲豺虎山澤化爲州里草木化爲宗族風雨化爲邸舍雪霜化爲衣裘呻吟化爲常聲糞污化爲梁肉一息化爲子歲烏犬化爲君子元子惑之浪翁曰子不聞往昔世之化也四海之內巷戰鬥鬪斷骨肉萬里相藉天地非斧鑕也邪人民暗夜盜起求食晝遊則死傷相及日月非豺虎也邪人民相與寄身命於絕崖深谷之底始能聲呼動息山澤非州里也邪人

民奔走非深林蒼叢不能藏蔽草木非宗族也邪人民去鄉國入  
山海千里一息力盡暫休風雨非邸舍也邪人民相持於死傷之  
中裸露而行霜雪非衣裘也邪人民勞苦相寃瘡痍相痛老弱孤  
獨相苦死亡不相救呻吟非常聲也邪人民多饑餓溝瀆病傷道  
路糞污非梁肉也邪人民奔亡潛伏戈矛相拂前傷後死免而存  
者一息非千歲也邪僵王腐卿相枕路隅鳥獸讓其骨肉烏犬非  
君子也邪

蠹化

陸龜蒙

橘之蠹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蹙蹙然類蝻蟻而青翳葉仰齧饑  
蠹之速不相上下人或棖觸之輒奮角而怒氣色桀驁一旦視之  
儼然弗食弗動明日復往則蛻爲胡蝶矣力力拘拘其翎未舒襜  
黑鞬蒼分朱間黃腹填而脩墮綏纖且長又醉方寤羸枝不揚又  
明日往則倚薄風露攀綠草樹聳空翅輕瞥然而去或隱蕙隙或  
留篁端翩旋軒虛颺曳紛拂甚可愛也須臾犯螯網而膠之引絲

環纏牢若拳拮人雖甚憐不可解而縱矣噫秀其外類有文也嘿  
其中類有德也不朋而遊類絜也無嗜而食類廉也向使前不知  
爲橘之蠹後不見觸螫之網人謂之釣天帝居而來今復還矣天  
下大橘也名位大羽化也封略大蕙篁也苟滅德忘公崇浮飾傲  
榮其外而枯其內害其本而窒其源得不爲大螫網而膠之乎觀  
吾之蠹化者可以惕惕

蟹志

蟹水族之微者其爲蟲也有籍見於禮經載於國語揚雄太玄辭  
晉春秋勸學等篇考於易象爲介類與龜鼈剛其外者皆乾之屬  
也周公所謂旁行者歟參於藥錄食蔬蔓延乎小說其智則未聞  
也唯左氏紀其爲災子雲譏其躁以爲郭索後蚓而已蟹始窟允  
於沮洳中秋冬交必大出江東人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  
魁然後從其所之蚤夜感沸指江而奔漁者緯簫承其流而障之  
曰蟹斷鋸斷短其江之道焉爾然後奔紛越軼遯而去者十六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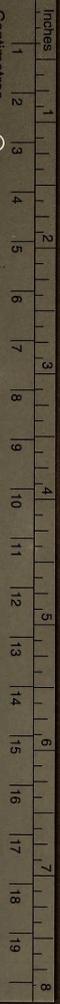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善本

登記號：022985

一九 年 月 日



卷四十四至四十九 古文 乙至辛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